

墨子

下冊

白話
解

墨子 卷下

明鬼上闕

明鬼中闕

明鬼下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征同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

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

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

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

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

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三年，韋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

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太平御覽引作義而死。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鄆韋昭注曰杜國伯魯陶唐氏之後周春

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紂之祖在周為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遺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

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讒其子，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據若此之僭，邀也！』

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說文云

邀猶文

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說文云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穆當晝日中處乎廟，有

神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刀絲也面狀正方，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鄭穆公

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舊說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

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說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

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案史記簡公平公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

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

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

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

其慚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詬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爲神祠以管子諸桓祿子杖揖出，祿祝字異文祿子即祝史也玉與言曰：言神馮于祝

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爲證後世統謂之廟祿子杖揖出，篇云祿之俞切祝語也又音注與言曰：「春秋冬夏

「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性同春秋冬夏

選失時，選同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繼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繼總也以繼布

為之絡負小兒師古云即今之小兒繡也居文反

鮑何與識焉

盧云此云在衛穰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

官臣觀辜特為之。祿子舉揖而稟

之。藁同

殪之壇上。當是時

舊說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

舊說此字一本有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

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慁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

事類賦引作公

之臣

舊說此字据太平御覽事類賦增

有所謂王里國

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

中里徼者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據下同

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

辜，猶謙釋之

由與猶同故兩作恐失有罪，乃使之入共一羊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

盟齊之神社

許諾引作二子相從

於是油洳

說文云油水貌讀若窟洳未詳疑並字言以水溲也

擣羊而漉其血

太平御覽時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漉

當為灑字之誤據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篇有擣字云擣搯也鳥可鳥寡力可二切

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

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

讀中里徼之辭，未半

也，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

羊起而觸之

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徼折其脚，祧神之疑

當云跳神之社而稟之，殪之盟所。當是時

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

類賦引云齊人以為有神疑以意改

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

當為盟先不以其請者

請當為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慁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

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下當爲情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

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以善說二字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

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

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

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

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

哉？

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

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

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菡位。菡，蕪字假音，說文云：蕪，朝會東茅表位，曰蕪，春秋國語曰：茅，藉表坐，韋昭曰：蕪謂東茅而立之，所以

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膾肥倅毛。倅，粹字假音，作倅，異文也。以爲犧牲，

珪璧琮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

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

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

若此。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

世子孫。

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

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

槃盂，鏤之金石以重之。

猶當為

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藉以取羊。

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藉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

為祥

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

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

君子之道也。

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下

舊亦有何書三字衍文

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

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

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

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佳古惟字舊誤作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

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舊作佳亦讀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

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

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

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閒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務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大戰于甘，其地在今陝西鞏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

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同戮。序有曰：「日中。」今予與有

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

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社。此孔書甘誓此文微

有不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

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

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

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社者，考以延

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

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亦從而聲。蓋本施之國家，

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

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盜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

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非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

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

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

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當為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脫

此字一本有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

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湯以車九兩，鳥陳雁行，湯乘大贊。疑輦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疑有

王乎禽。當為手禽或云乎同呼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戲。樂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推修，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修戲，機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人字據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

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

甲利兵者此也。

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太平御覽引作詞天侮鬼，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殃

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劓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

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詳未與殷人

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仲讀如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

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仲讀如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

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引作繫之赤環，是言繫之朱輪。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繆。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引太平御覽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寡盡字假音太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璣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

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言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作一本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弟也。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誠善作請一本有，是得其父母，妣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此字無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嘗云若有，則是得吾父母兄弟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白話〕墨子說：『自從當初三代的聖王死後，天下人遂都不講道義，諸侯都用武力互相征伐，這無非因爲人君對於臣下不肯施恩惠，臣子對於主上不肯盡忠心，父兄對子弟不慈愛，子弟對父兄不孝敬，官長不肯勉力的去辦公，平民不肯勉力的去做事，人民又做凶暴淫亂的事，搶竊偷盜，無所不爲，用兵器毒藥和水火，在路上劫害無辜之人，搶人家的車馬或衣服，使自己獲到相當的利益，種種害人的行爲，一齊從此時開始，所以天下亂了，這是甚麼原故呢？這都是由於百姓們對於鬼神的有無疑惑不定，對於鬼神之能夠賞賜賢人，誅戮貪暴一層，尙未能了解，未能深信。現在假使天下人都相信鬼神能賞賜賢人，誅戮貪暴的話，天下怎麼會得亂呢？』

當今執無鬼論的一般人都說：『鬼神是沒有的。』早晚又用這話去向天下的人宣傳，惑亂天下人之心，使天下人對於鬼神的存在都懷疑不定，因此天下就亂了。所以墨子說：『當今天下的王公大人和士君子們，果然要想爲天下人求福利，替天下人除患害，那末對於鬼神的有無，是不可以不考察清楚的。』

我們怎樣去將鬼神的有無考察清楚呢？墨子說：『要考察一件事情的有無，必須以衆人耳目所聞見，實際的經驗作標準。假使有所聽見，有所看見，那麼就必定以爲這事是有的了；假使不會聽見過，也不會看見過，那麼就必定以爲這事是沒有的了。既然如此，何不到一個鄉里去，詢問該地的居民，倘使他們回答從古至今，有人會看見過鬼神的形狀，聽見過鬼神的聲音，那麼怎麼可以說鬼神是沒有的呢？假使他們回答沒有人看見過鬼神的形狀，聽見過鬼神的聲音，那麼怎麼可以說鬼神是有的呢？』

現在執無鬼論的都說：『天下人說會聽見過鬼神的聲音，看見過鬼神的形狀的，是不可以勝計。那麼究竟誰看見過鬼神的形狀，聽見過鬼神的聲音呢？』墨子說：『若以衆人所共同看見的，衆人所共同聽的作準，那當初

杜伯的事就是一個好例子。當初杜伯不會犯死罪，周宣王將他殺了。杜伯臨死時說：「我不會犯死罪，而我的國君卻要殺死我，死者若無知，也就罷了，倘若死者有知，不出三年之內，必定要使國君知道。」到了第三年，周宣王會合諸侯，在圃田打獵，田獵用的木車有數百輛，隨從的人員有數千人，野外人都佈滿了。到了正午時，杜伯忽然出現，駕着白馬素車，穿着朱紅色的衣服，戴着朱紅色的冠帽，拿着朱紅色的弓，挾着朱紅色的箭，追趕周宣王，對着他的車上放箭，一箭射中宣王的心窩，宣王的脊梁折斷，跌倒在車裏，伏在弓袋上死了。那個時候，周人參加田獵的都親眼看見這事，遠方的人都聽見這事，這事會記載在周的國史上，爲人君的都以此事教訓他的臣子，爲人父的都以此事警戒他的兒子，說：「戒懼謹慎！凡是殺無罪的，他得到凶禍，受鬼神的誅罰，是這般的快啊！」照這書上所說的看來，鬼神的存在，有甚麼可以懷疑的呢？

「非但這本書上這樣講，從前秦穆公有一天正午時，在廟裏看見一個神人從門外進來，這位神人，人面鳥身，穿着素色的衣服，滾着黑色的邊，臉是方方的。秦穆公看見了，大爲恐懼，於是急忙逃走，神說：「不要駭怕！天帝甚喜你的明德，命我賜你十九年陽壽，使你的國家昌盛，子孫興望，沒有過失。」秦穆公再三叩拜，說：「請問尊神的大名。」神說：「我乃句芒神是也。」若以秦穆公所親見的事作準，那鬼神的存在，又豈容人懷疑呢？

「不但這個書上這樣說法，從前燕簡公的臣子莊子儀不會犯死罪，燕簡公將他殺了，莊子儀臨死的時候說：「我並不會犯死罪，而君王卻要殺我，死人倘若無知便罷，死人倘若有知，不出三年，我必定要令我的國君知道。」過了一年，燕簡公將往祖澤去打獵——燕國的祖澤有如齊國的社稷，宋國的桑林，楚國的雲夢一樣，燕國的百姓，男女都約齊了去看打獵。到了正午時，燕簡公正駕着車子，在祖澤的大路上跑，莊子儀突然出現，拿着一根朱紅色的拐杖來打簡公，簡公遂被擊中，倒在車上死了。那個時候，燕人隨從打獵的都會親眼看見，遠方的人也都聞知這事，此事會記在燕國的國史上，諸侯都把他當一件談話的資料，都說：「凡是殺無罪的，他獲到凶禍，受鬼神的誅罰，是這般的快法啊！」照這個書上看來，鬼神的存在，怎麼可以更容人疑惑不信呢？」

「非但這個書上這樣講，當宋文君鮑的時候，有一個臣子名叫詬觀辜，他是掌理祭祀的，他有一次到神祠裏去，厲神憑在祝吏的身上，拿了一根木杖走出來，對詬觀辜說道：「觀辜，珪玉和璧玉爲何不合規定的度量？酒飯怎麼不潔淨？祭祀用的牛怎麼不肥壯？毛色怎麼不純？春夏秋冬所獻的祭品都失其常時，這是你幹的事嗎？還是你國君做的事呢？」觀辜說：「鮑的年紀尚小，他還睡在祿被裏哩，怎麼會曉得這些事呢？是管理這事的臣子觀辜所做的事。」祝吏（被神所憑附）遂舉起木杖來擊觀辜，將觀辜擊倒，死在祭壇上。那個時候，宋國人當場的都會親眼看見，遠方的人都聽見這件事情，此事並且曾記載在宋國的國史上面，諸侯都互相傳說這件事情，都說：「一般對於祭祀不恭敬，不小心謹慎的，鬼神的誅戮的降臨，是這樣快法啊！」照這個書上看來，鬼神的存在怎麼可以更容人疑惑不信呢？」

「不但這個上這樣講法，且看這件事：從前齊莊公有兩個臣子，一個名叫王里國，一個名叫中里微，這兩個人打了三年的官司，司法的還是不能決定他們誰是誰非，齊莊公想將他們二人都殺掉，又恐怕累及無辜之人，預備將二人一齊放了，又恐怕將有罪的逃脫了，於是乃命他們二人牽一頭羊，往神祠裏去發誓，兩人都答應了，於是二人遂各自發誓，先將羊殺了，把羊血灑在社土上，將王里國的誓辭讀完，更宣讀中里微的誓辭，中里微的誓辭尚不會讀至一半，死羊突然跳了起來，觸中里微，把他的腳給觸斷，守社的見死羊顯靈，乃將中里微擊倒，死在他發誓的地方。那時齊國的人，當場的都會親眼看見這事，遠方的人莫不聞知這件事，此事並且曾記在齊國的國史上面，諸侯們都互相傳說這件事情，都說：「發誓虛心不誠實的，鬼神的誅戮的降臨，是這樣快法啊！」照這個書上看來，鬼神的存在怎麼可以更容人疑惑不信呢？」

所以墨子說：「雖是深山裏面，森林裏面，幽微隔絕，無人的去處，行事都不可以不謹慎。因爲有鬼神在旁邊看着在。」

現在一般執無鬼論的都說：「由普通人耳目所聞見的情實，豈可以以之解釋這疑點呢？豈有要做上士君子

的，反相信普通人耳目所見聞的情實麼？」墨子說：「倘若以爲衆人耳目親自見聞的情實不足相信，不可以用來解釋這疑點。不知像當初三代的聖王，如堯舜禹湯周文武等，可以爲法則嗎？」中等人以上的都說：「從前三代的事迹是怎樣的！當初周武王既滅了殷，誅戮紂王後，命諸侯們分掌殷朝的祭祀，說：『同姓之國得立祖王之廟，異姓之國得祭山川四望之屬。』」可見得周武王必定以爲鬼神是有的，所以他將殷滅卻後，才命諸侯分掌祭祀。假使真沒有鬼神的話，武王何必要分派諸侯去掌祭祀呢？

不但武王的行事如此，凡是古代的聖王，他賞賜功臣時，必定要在祖廟裏舉行；誅戮罪人時，必定要在祠社裏舉行。行賞爲何一定要在祖廟裏呢？因爲要顯示鬼神，分派之平均；行罰爲何一定要在祠社裏面呢？因爲要顯示鬼神，判斷之公允。

不但這些書上這樣講法，并且從前虞夏商周的聖王的行事也是如此。當初虞夏商周的聖王，他們初建國營造都城時，必定先要在國中擇一適當的地方，修造祖廟，必定先要選一草木蔚盛的所在，設下神祠，必須要在國中擇選慈孝善良的父兄，命他們去做太祝和宗伯，必須要在六畜中挑選體格肥壯的，毛色純的，去祭神祖。瓊璜等祭祀用的玉器都要適合規定的度量，五穀中必須要擇黃熟芳香的去釀酒造飯，酒飯等祭品的多寡都須依每年年成的好壞而定。所以古代的聖王之治理天下，必定先要去照管鬼神之事，然後再顧到人事，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說官府中的設備以先治祭器祭服爲急務，將他們都預備齊全，一齊收藏在府庫中，將太祝宗伯等都分派停當，使他們一齊立於朝堂之上。祭神用的畜牲，平時不與通常養的牲口聚在一齊，古代的聖王，他們行的方法是這樣的。

古代的聖王必定以爲鬼神是有的，所以他們對於鬼神之事才這般的關切，這般重視，還恐怕後世子孫不能夠知道他們的用心，所以又寫在竹簡上面，記在素帛上面，傳給後世的子孫，又恐怕他們腐敗蠹壞了，因此絕迹。

而後世的子孫給他們忘懷了，所以更琢在盤盂上面，刻在金石上面，以昭慎重，還恐怕後世的子孫不能恭敬小心的去事奉鬼神，獲得福祿，因此先王的書上，記載着聖人說的話，雖是一尺帛上，一篇書上，論到鬼神之事，是數見不鮮，並且重重複複的說了又說，這是爲何呢？因爲聖王以敬事鬼神爲急務啊。現在執無鬼論的說：「鬼神原來是沒有的。」這乃是與聖王的行事相違反，違反聖王的行事的，就不是君子所行之道。

現在執無鬼論的說：「先王的書上，既然每一尺帛上，每一篇書上，都再三的說鬼神是有的，重重複複的講了又講，那麼究竟那本書上這樣講的呢？」墨子說：「詩經裏大雅上有的，大雅上說：「文王在萬民之上，其功德顯著於天。周的功業怎麼不光明？天帝所授的命怎麼是不對的？文王的神靈升降於宇宙之中，常在天帝的左右，勤勉爲政的文王，他的聲聞永垂不朽。」假使沒有鬼神的話，那文王死後，他怎麼能夠在天帝的左右呢？因此我知道周書上說鬼是有的。」

假使祇有周書上說有鬼神，而商朝的書上卻說沒有鬼神，那麼有鬼之說仍不足信，現在且試上看商代的書上怎樣講法，商書上說：「唉！當古代夏朝尚未會發生禍患之時，一切的獸類爬蟲，以及飛鳥，莫不依道而行，何況人類，誰敢懷有貳心？山川鬼神，莫不安寧。若能恭敬誠實，就可以將天下統一，保守不失。」細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不安寧，就是因爲他們佐助大禹，因此我知道商朝的書上有說鬼神是有的。

若只有商朝的書上說鬼神是有的，而夏朝的書上卻不這樣說，那麼有鬼之說仍未足信，現在且試上看夏朝的書上怎樣說法，禹誓上說得有：「大戰將在甘地開始（甘是地名，在今陝西郿縣），王乃命左右六軍的將領下車來聽訓話，王說道有扈氏倚恃威力，侮慢五行（仁義禮智信謂之五行），廢棄三正（天地人謂之三正），天所以命我們去滅掉他。有扈氏還說：「我之有天下，有如太陽在正中午的時候一樣，其感無比，無人能滅我。」今天我要和有扈氏拚一個死活！你們這般卿大夫和平民，我並不要你們的田野和寶玉，我不過是在替天行誅戮罷了。車子左面掌射的，和車子右面執戈的，若玩忽你們的職守，都要以不服從命令論，駕車若不將馬駕馭正，

也以不奉命論！所以行賞時必定要在祖廟裏面，行罰時必定要在神祠裏面。爲甚麼一定要在祖廟裏面行賞呢？是表明分配之平均，爲甚麼一定要在神祠裏面行罰呢？是表明處理之公正。古代聖王的意思，必定以爲鬼神是要賞賜賢人的，必定是要誅戮貪暴的，所以他們才定要在祖廟裏行賞賜，在神祠裏行罰戮，我因此知道夏朝的書上也說鬼神是有的。

所以最上有夏朝的書，其次有商朝的書，周朝的書，都再三的說鬼神是有的。這類的話數見不鮮，講了又講，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是因爲聖王以敬事鬼神爲急務，照這些書上看來，鬼神的存在豈更容我們疑惑不信呢？並且古時在丁卯吉日一天，須祭祀土地之神，和四方的神靈，每年還有一定的時候去祭祀祖先，以求延年益壽，假使沒有鬼神的話，向誰去求延年益壽呢？

所以墨子說「應當相信鬼神能夠賞賜賢良，誅戮貪暴。」因爲具有這種觀念後，去治理國家，去治理萬民，然後才能令國家治理，使人民都獲到利益。譬如官吏治理官府時若不清廉，男女若混雜沒有分別，鬼神都看見，人民若做淫邪橫暴之事，擾亂治安，偷盜搶劫，在路上用兵器水火毒藥等劫人，搶奪人家的車馬衣服，使自己得到相當的利益，也有鬼神看見。若具有這一類的觀念後，官吏治理官府時，就不敢不廉潔自愛，見有賢人，就不敢不賞，見有貪暴，就不敢不罰，而人民原來做荒淫暴之事，擾亂治安，搶劫偷盜，用兵器毒藥和水火在路上攔劫人的，也因此絕迹，所以天下就太平了。

鬼神是神明的，他們不爲幽深隱微之處，或是廣大的水澤，以及山林谿谷所掩蔽，鬼神的神明能夠察及世間一切隱微的事，鬼神若施誅戮，不爲富貴人多，勢力強盛，威武有力，或是堅固的鎧甲和銳利的兵器所影響，鬼神所施的誅戮能夠勝過這一切的阻礙。倘使以爲這話不對的話，那麼試看以下的例子：從前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但是他上詬罵天帝，侮慢鬼神，下殃害天下的人民，又欺詐上帝，砍去郊壇的社樹，於是天帝乃命湯去懲罰他。湯用九十兩車子，擺開烏雲陣勢，雁字行列，湯從大贊的間道進兵，從高而下，追逐夏人，遂攻入夏的郊外，湯

王將推哆大戲捉獲，（推哆大戲是桀的別號，推哆大戲即推移大犧〔牛〕之義，因為桀力大無窮，能推移大牛，遂以此爲號。）夏王桀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又有勇力，能將大牛推移動，能生裂野牛和老虎，指畫之間，足以致人死命，他的人民有數百萬，將山陵和近水的地方都給住滿了，然而他仍舊不能以此反抗鬼神的誅戮，所以我說鬼神施誅戮時，不受富貴人多，勢力強盛威武有力，或是堅固的鎧甲和銳利的兵器的影響，我所以這樣說就是因爲這個原故。

不但桀的事是如此，從前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但是他上詬罵天帝，侮慢鬼神，下賊害天下的人民，又不敬重父老，反傷害兒童，用炮烙之刑，燒炙無罪之人，剖割孕婦，遭難的家屬都悲愁嘆息，無處申訴。於是天帝乃命武王去誅罰他。武王用一百輛精選的兵車，四百名勇壯的兵士，率領着一般已受符節的諸侯羣臣，去觀兵伐紂，和殷人戰於牧地的野外，將費仲和惡來等一齊捉擒，殷王的人衆都倒戈逃走，武王追進宮去，折下萬年的梓樹枝來，將紂王擊死，把他的頭割下來，用赤色的瓊子繫起，挂在太白旗杆上，爲天下的諸侯行誅戮。紂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又有勇力的人，如費仲、惡來、崇、侯、虎等衆人輔佐，指畫之間，就可以致人於死命，他的人民又多，有數十百萬人，把高山上和近水的地方都給住滿了，然而他終不能夠禁止鬼神的誅罰，我之所以說鬼神行誅罰時，不受富貴強盛，人多勢重，威武有力，或是堅固的鎧甲、銳利的兵器所影響，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并且禽、艾、上會說過：「德行是不論他怎樣小的，滅族之罪是不論他多麼大的。」這就是說：鬼神行賞時，不論德怎麼微小，也都要賞；鬼神行罰時，不論罪多麼微小，也都要罰。

現在執無鬼論的又說：「主張有鬼，這或者不利於父母，而有害於孝子之道吧？」墨子說：「古今爲鬼的，有三種說法：有天上的鬼神，有山川的鬼神，也有人死後變成鬼的。雖然也有時候兒子比父親先死，兄弟比哥哥先死的，但是照天下的常理講來，總是先生的先死，那麼先死的不是父親便是母親，不是哥哥，便是姊姊了。現在預備潔淨的酒飯，恭敬小心的去祭祀，假使鬼神是真有的話，這無異於把父母兄弟姊請來進飲食，這對於他們不是很

有益處的嗎？假使鬼神實在是沒有的話，這不過稍爲破費了點錢財，去預備酒飯和祭畜罷了，而且所謂破費也并不是把酒飯等祭品倒在溝裏，白擲了的，內裏如同族之人，外面如鄉里鄰居，都可以請他們來飲宴，就假使鬼神是眞沒有的話，這個也可以聚會隣人，連絡鄉里的感情呀。『現在執無鬼神論的人說：「鬼神本來就是沒有的，所以不必花費錢財，去預備這些酒飯犧牲等祭品。」這不是愛惜錢財，捨不得去預備酒飯犧牲等祭品嗎？他們這樣又得到些甚麼好處呢？他們這種行爲，上面違反了聖王的書上所說的話，內裏違背了孝子的行事，還要想去做天下的上士，這實在不是做上士所應行之道呀。』所以墨子說：『現在我們去祭祀鬼神，並不是單將祭品倒在溝裏，白擲棄掉，我們這一來，上面可以求鬼神降福祿，得到他們的保佑，下面可以與衆人會聚聯歡，連絡鄉里間的感情，假使鬼神是眞有的，這就是將父母兄弟請了來，一同進飲食，這不是天下極有益處的事嗎？』

所以墨子說：『當今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們，中心果然想爲天下人求福利，爲天下人除患害的話，那麼對於「鬼神存在」之說，是不可以不加以重視，是不可以不加加以闡明的！因爲這樣方才是聖王所行之道。』

■ 非樂上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此字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媯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遠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

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掇潦水，捫壞垣，舊作垣，以意改。而爲之也，將

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瑟琴笙簧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曰：

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

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作吹笙，而揚于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

我以爲未必然也。

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于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

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瑟琴笙簧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鐘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

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朴疑臥正字，玉篇云：臥補目切。目骨。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

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即名也。詩：猶嗟名，今爾雅云：目上為名，亦即眉也。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

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

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鐘鳴，鼓琴瑟，笙簧之聲，既已具矣。据上文當有大

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文：玉篇俱無。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舊脫三字一本

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之衣食

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興樂

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糠字从禾，俗寫誤从米。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

身體從容醜贏不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作常

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為虧奪民衣

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

因其蹄蚤。蹄即蹄，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為絳履。絳即鞮，正文說文云：絳，履衣也。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

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

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卽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卽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

細舊作細虛云當爲細與細同非命下正作細縵鄭君注禮記云縵也縵讀如縵

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

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是故布縵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孔書云恆舞于宮，是孔書作時謂巫風，伊文見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舞當爲舞與譎音同孔書作聖譎黃孔書作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孔書無降之百舊作殄，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其家必壞喪。」孔書云整厥宗已上文亦見伊訓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古文云帝啓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
士歸曰夏有五觀章昭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屬

啓乃淫溢康樂野于疑作飲

食將將銘莧磬以力

句未詳莧疑莧字之誤形聲相近江聲注尚書云莧當爲莧莧喜說也

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

大當爲天

天用弗式

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大業之野夏啓后于此饒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啓盤于淤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

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大業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啓子不可奪也江聲又云啓乃字當爲啓子啓子九觀也亦是

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請一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

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白話〕墨子說：「仁人的行事，務必要爲天下人求福利，爲天下除患害，做天下人的法則。凡是有利於人的就去做，不利於人的就不去做。并且仁人爲天下人設計，總以增進天下人的福利爲前提，並不是要他眼睛覺得好看的，耳朵覺得好聽的，鬚裏覺得好爽的，他纔做去。若因爲要滿足自己的耳目口腹，遂損及人民的衣食財用，這是仁人所不做的事。」

墨子之所以要反對音樂，並不是以爲鐘鼓琴瑟笙簧的聲音不好聽，並不是以爲雕刻有文理的色采不華美，六畜的肉，煎炙烹調的味道不鮮美，高的臺榭，深的屋宇不舒適，但是身體雖然覺得舒適，鬚裏雖然覺得味道好，眼睛雖然覺得好看，耳朵雖然覺得他好聽，然而因爲上考之於古代的史迹，見其不與聖人的行事相合，下度之於當今的時事，見其不利於人民，所以墨子說：「從事於音樂是不對的。」

當今的王公大人爲國家製造樂器，並不是單像取一點水，弄點泥土那樣簡便，他們必定要向百姓增加賦稅，聚起錢財來，然後去造大鐘鳴鼓，琴瑟笙簧。古代的聖王也會向百姓徵收過錢財，去造舟車，既已造成，就要問「我怎樣去用他們呢？」道：水路用船隻，陸地用車子，上等的人家可以省卻步行，得到休息，勞作的人可以免去荷

負重東西，令他的肩背得到休息，所以人民都情願出貨財，以爲造舟車之用，不會因爲花費了錢財，而心中怨恨。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是因爲舟車的影響對於人民有利益啊。假使樂器的影響對於人民也有利益，也和舟車相似，那我就不敢再反對音樂了。那我就要主張用樂器了。譬比聖王之造舟車，我就不敢反對。

人民有三椿憂患：飢餓的沒有飲食，寒冷的沒有衣服，勞苦的沒有休息。這三者乃是人民最大的憂患。那麼現在且替他們撞巨鐘，敲鳴鼓，彈琴瑟，吹笙竽，舞干戚（干屬盾類，戚屬斧類，都是舞所執着的），人民的衣食財用就因此可以解決了嗎？就是我也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先放下這個不談，再論他事。當今凡是大家都要去攻打小國，凡是大家都要去攻打小家，強壯的迫脅微弱的人，多的侵陵人少的，機詐的欺負愚笨的，位分高傲視卑賤的，強盜賊匪一時並起，禁止不住，那麼現在來撞大鐘，打鳴鼓，彈琴瑟，吹笙竽，揮舞干戚，天下的亂事就可以因此消滅了嗎？就是我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呀！

墨子說：「若向百姓加增賦稅，徵收錢財，去造大鐘鳴鼓，琴瑟笙竽等樂器，以期興起有利於天下的事，除去天下的患害，結果是得不到好處的。」所以墨子說：「從事於音樂是不對的！」

當今的王公大人，處於高聳的臺樹上面，下望一隻鐘和一隻倒覆的鼎，看上去是一樣的，如不去撞擊他，有甚麼趣呢？這樣講來，是必定要去撞擊的。既去撞擊，必定不會令衰老遲笨的人耳目不聰明，四肢不強壯，聲音不調和，眉目不靈活，所以必定要用年青力壯的人，年青的人耳目聰明，四肢有力，聲音調和，眉目靈活，但是若令男子去做這事，就荒廢了男子的耕種，若令婦人去做這事，就荒廢了婦人的紡織。現在王公大人們從事於音樂，只就令人奏樂一端論，對於人民衣食財用上的損失已經如是之巨。所以墨子說：「從事於音樂是不對的！」

現在大鐘鳴鼓，琴瑟笙竽，既已齊備，大人們若獨自很幽閒的坐着聽樂，這有甚麼趣呢？他們必定要和幾個人一齊聽，和甚麼人一齊聽呢？若不和賤人一齊聽，就和君子一齊聽了。假使和君子一齊去聽，就荒廢了君子的職

務，若和賤人一齊去聽，就荒廢了賤人的工作。現在王公大人們從事於音樂，對於聽音樂一事，也要使人民的衣食財用受到這麼大的損失，所以墨子說：『從事於音樂是不對的。』

從前齊康公作舞樂，於是舞蹈的人不可以穿粗布短衣，不可喫米糠酒滓，因為飲食若不精美，面目容貌就憔悴，不好看了，衣服若不華美，身體的一舉一動都不好看了，所以喫的必須是上等的細米好肉，穿的必須是文繡的衣服，這般人不從事於衣食財用的生產，而常寄食於旁人，所以墨子說：『當今的王公大人們因奏音樂遂使人民的衣食財用上受到這麼大的損失，所以從事於音樂是不對的。』

人類當然異於禽獸麋鹿飛鳥，以及細腰的昆蟲，現在禽獸麋鹿飛鳥和細腰的昆蟲，都以他們自己的羽毛爲衣服，以他們自己的蹄爪爲鞋褲，以水草爲飲食，所以雖令雄的不去耕種，雌的不去紡織，然而他們的衣服財用也足夠了。現在人類與此不同，人類一定要出力做事，然後才可以生存，若不出力去做事，就不能夠生存，君子人若不勉力的去辦公，刑政就要錯亂，平民若不勉力的去做事，財用就要缺乏，當今天下的士君子若以爲我這話不對，那麼現在且試舉天下人分內應做之事，再看音樂對於他們所生的害處。王公大人早晨上朝，下午退班，處理刑獄，辦理政事，這是他們分內的事；士君子用盡他們的腦力和體力，內裏去治理官府，外面去徵收關稅市捐，山林川澤之利，以充實倉廩府庫，這是他們分內之事；農人早晨出去，天晚回來，耕田種菜，多聚粟米豆子，這是他們分內的事；婦人早起，遲睡，紡紗織布，多製麻絲葛布帛綢絹等，這是他們分內的事。現在假使王公大人喜歡聽音樂，他們就不能一早上朝，天黑退班，去判斷刑獄，治理政事，所以國家就要混亂，社稷就危險了；士君子若喜歡聽音樂，他們就不能再竭他們的腦力體力，內裏去治理官府，外面去徵收關稅市捐，山林川澤之利，以充實倉廩府庫，所以倉廩府庫就要空虛了；農人若喜歡聽音樂，他們就不能再一早出去，天晚才回來，去耕田種菜，多多的收聚粟米和豆子，所以粟米豆子就不夠喫了；婦女若喜歡聽音樂，他們就不能再早起，遲睡，去從事紡紗織布，多多的製造麻絲葛布綢絹等，因此布帛的生產率也銳減了。那麼使王公大人荒廢了政事，令平民荒廢了職務，

的，究竟是甚麼東西呢？是音樂。所以墨子說：「從事於音樂是不對的。」

何以知道從事於音樂是不對的呢？試看先王的書上，商湯所定的官刑上會說：「常常舞蹈降神，行迹近於巫者，君子人犯此，當罰絲二十斤，小人犯此，更加倍的罰。」太誓上說：「舞樂洋洋大觀，聲音響亮好聽，然而上帝不保佑，九州之地遂喪失了。上帝因為他們違反了他的意思，所以降給他們禍殃，令他們的家都敗壞喪亡了。」細察九州之地之所以會喪失者，都是人君但知從事於音樂，不顧國家的大事。武觀上會說：「啓荒淫過度，祇知尋樂，在郊外野餐奏樂，鏘鏘鏗鏗（奏樂的聲音），一時管磬的聲音齊作，又飲酒無度，在野外進飲，食奏樂時，萬舞是那般閑逸有致，響亮的聲音一直傳到天上，天以為他不法。」結果上者天帝鬼神都以為他不法，下者萬民都以為這事對於他們有害。

所以墨子說：「當今天下的士君子，假使果然要求興天下有利的事，除去天下的患害，對於音樂，是不可以不禁止的。」

非樂中

關

非樂下

關

非命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

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韋阻字假音說文云駟从馬且聲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

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

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馳宰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隱云韋昭曰

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

三表？子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

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觀其中國家百姓

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

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舊脫此字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

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舊脫此字出

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脫此字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

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

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

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曰：「吾當未鹽，此盡字數天下之良書，不可

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五當爲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誅也。說百姓

之誅者，爾雅云誅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

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爲幹此管字假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

「古者湯封於亳，當爲薄說文云亳京杜北陵亭也从高省毛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北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逐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

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謾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爲狂也絕長繼短，方地百里，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也。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

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岐岐山周周原絕

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

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

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

下，征諸侯。鄉者言曰：鄉同「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

利，吾用此知之。」

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中篇作勸沮是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

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

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據下文改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

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說此字據上文增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

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余猶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

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孔書作帝用不滅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龔用喪爽音同。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

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祇禍厥先神，禋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禋同示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孔書無此文此言武王所以非

糾有之字上文當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作下篇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白話〕墨子說：「當今王公大人，治理國家的，都希望國家富足，人民增多，刑政治理。但是結果國家不富足，而反窮困，人民不多加多，反而減少，刑政不治，反而混亂，所希望的不會得到，而所得到的乃是平常惡嫌不要的。這是甚原故呢？」就是因為民間一般執命運論的人多了。執命運論的說：「命應該富足就富足，命應該貧窮就貧窮，命應該人多就人多，命應該人少就人少，命應該治理就治理，命應該混亂就混亂，命應該長壽就長壽，命應該早死就早死，命運既定，你雖奮鬥，又有甚麼用處呢？」拿這話上面去對王公大人們說，下面去對百姓們講，使他們的事業受到阻礙。所以凡是執命運論的都違背了仁義，而對於執命運論的都不可以不加以明確的分析。怎樣加以明確的分析呢？墨子說：「必須立一標準，言論若沒有一個標準，譬如將測量器安在陶人的轉輪上面，去度量東西，測定早晚的時刻一樣，是非利害的分別是無從得知的了。所以言論必須有三個標準。」是那三個標準呢？墨子說：「第一是考察本原，第二是審察其事故，第三是應用之於實際。從何處去考察其本原呢？上面去推求古代聖王的陳事，從何處去審察其事故呢？下面去審查百姓耳目見聞的情實，怎樣去加以應用呢？將其應用於刑政的設施，看其是否有利於國家人民。這就是審定言論的三個標準。」

當今天下的士君子有的相信命運論，他們何不試加看看聖王的事哩？古時桀所混亂的，湯接受過來就治理；紂所混亂的，武王接受過來就治理。時代並不會更易，人民也未會改變，然而在桀紂的統治下，天下就混亂，在湯武的統治下，天下就治理。這怎麼可以說是有命呢？

當今天下的士君子有人以為命運是有的，他們何不也試加看看先王的書呢？先王的書用以宣告國家，布頒給人民的，乃是憲法，先王的憲法上會說過：「福祿是不可以求到的，災禍是不可以避免的，恭敬沒有益處，橫暴也沒有害處嗎？」用來審判定罪的是刑法，先王的刑法上也會說過：「福祿不可以請求，災禍可以避免，恭敬沒有益處，橫暴沒有害處嗎？」用來整治軍隊，指揮兵士的是誓辭，先王的誓辭上也會說過：「福祿不可以請求，災禍不可以避免，恭敬沒有益處，橫暴沒有害處的話嗎？」所以墨子說：「我尚不會盡舉例子，因為天下的書不可勝數，但是大略是這三類，現在執命運論的既然在所有的先王的書內都尋不出一個佐證來，還不將他放棄嗎？」

現在凡是執命運論的就是覆滅天下的義理，使天下的義理覆滅的乃是創立命運論的人，命運論乃是百姓的憂患，發展百姓的憂患就是毀滅天下的人，那麼要有道義的人在上位，是為甚麼呢？因為有道義的人若在上位，天下必定治理，上帝山川和鬼神就有宗主，萬民都受到大利惠了，何以見得如此呢？墨子說：「古時湯受封於亳地，去長補短地方不過祇有一百里，但是他和他的百姓一律愛護，互施利益，自己的財用若有餘，就分給別人，率領着他的百姓去尊敬上天，敬事鬼神，所以天帝鬼神使其富足，諸侯都與之協睦，百姓都與之親近，賢人都歸附他，一代尚未告終，已經將天下統一為諸侯之長。從前文王受封於岐周，去長補短地方不過祇有一百里，但是他對於他的百姓一律愛護，互施利益，自己的財用若有多餘的，就分給別人，所以附近的人都因為他的政治優良而安居樂業，遠方的人因為懷慕他的仁德而歸附他，聞聽得文王的名聲，都起來歸嚮他，一般薄弱無能，手足不靈的人都禱告道：「何不使文王的土地擴展，將我們所住的地方也包括在內，我們不也就成了文王的人民了嗎？」所以天帝和鬼神使之富足，諸侯都與之協睦，百姓都與之親近，賢人都來歸附他，一代尚未告終，已經將天

下統一爲諸侯之長。適才我說有道義之人若在上位，天下必定治理，上帝山川都有宗主，萬民都受到極大的利益，就是因爲這個道理。

古代的聖王頒布憲法，申發號令，設下賞賜與罰戮，以勉勵賢人，禁止貪暴，所以人民在家內都孝順父母，出外都善待鄉里中的人，居處都守常度，出進都有節制，男女有別，不相混亂，所以令這般人民去治理官府，就沒有盜竊發生，使他們去守城，就不會有背叛的事情，國君若遭患難，他們就效死盡忠，國君若出亡在外，他們就出力奔送。這類的行事都是在上位所獎賞的，都是人民所稱讚的。但是執命運論的人說：「主上若行賞，這乃是命裏本來註定應該受賞，並不是因爲賢良，然後才得賞賜；主上若施罰，這乃是命裏本來註定應當受罰，並不是因爲貪暴，然後才受懲罰的。」既然相信這話，所以在家內就不孝順父母，出外也不善待鄉里內的人，居處沒有常度，出進不守節制，以致男女混亂無別，使這般人去治理官府，就有盜竊的事發生，使這般人去守衛城郭，就有叛變的事出現，國君若有患難，他們不會去效死盡忠，國君若由國內出亡，他們不會去合力奔送。這類的行事乃是平時在上位的所禁止的，也是百姓們所攻擊的。

執命運論的人說：「主上所誅罰的，那乃是命裏本來註定該受罰，你雖然不貪暴，也是要受罰的；主上所賞賜的，那乃是命裏本來註定該受賞，你雖然不賢良，也是要受賞的。」若相信這話，照着這話去做，爲人君的就不會講仁義，爲人臣的就不會盡忠節，做父親的就不會慈愛，做兒子的就不會孝順，兄長就不會教導弟弟，弟弟就不會敬事兄長，而一般強執命運論的人，簡直是用邪說來害人，使人自暴自棄，何以見得命運論是令人自暴自棄之道呢？從前古代有一般壞百姓，貪於飲食，懶得做事，於是衣食的財用不足，飢寒凍餒的憂患相繼並至，他們不知道說：「我們薄弱無能，能做事不勤勉。」必定說：「我們的命裏本來註定該窮困的。」從前古代的暴戾的君王不能克制他們的耳目所喜的聲色之樂，不能除去他們心中所蓄的偏僻邪念，不從他們的親戚的忠告，以致國家喪失，社稷覆滅，然而他們不知道說：「我柔弱無能，爲政不善。」必定要說：「我命中註定該失去天下。」仲虺的誥上曾

說「我聽說夏王矯傳天命，佈施於天下，上帝惱怒他，使他失去了他的民衆。」這是說湯以爲桀相信命運論是不對的。太誓上說「紂平時傲慢無禮，不肯去奉事上帝鬼神，遺棄他的祖先神靈，不去祭祀，反說『我有天命相助，鬼神不足畏懼。』羣臣都不敢諫爭，無人能止其傲慢之心，而上天也將紂放棄了，不再去保佑他。」這是說武王反對紂的命運論。當今若相信執命運論的人的話，在上位的人就不認真去辦事，下面的民衆就不認真的去工作。在上位的若不肯認真去辦事，刑政就錯亂了；下面的民衆若不肯認真去工作，財用就缺乏了。於是上無以供獻酒飯，去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安定懷柔天下的賢能之士，外面無以款待諸侯差來的客人，內裏無以供給人民衣食，使其免於忍飢受凍，更不能收養老弱無依的人民了。所以命運論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神，下不利於人民，然而一般人偏要強執命運論，這簡直是用邪說來害人，使人自暴自棄。

所以墨子說：「當今天下的士君子心中果然想求天下富庶，深恨天下窮困，想求天下治理，深恨天下混亂，那麼對於執命運論的人說的話，是不可以不加加以反對的，因爲這實在是天下的大患害。」

■非命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五字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舊脫此字嘗考之百姓

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治，而危者可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

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三代之聖善人與，讀如意亡，亡同昔三代

之暴不肖人也。』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

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訓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

以教順其百姓，盧云此已上十七字紀文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

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

其上，是故國為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

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糾不慎其心志之辟，辟同外之歐聘田獵

畢弋說文云古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我舊作而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

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作視其親戚，外不能善事

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飢寒凍餒之憂。必

舊作心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

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

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喪師。」下篇作用

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

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戮其務。言毋勸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從此孔

據不如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

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命於然且

嘗爲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

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爲有命者，不可不

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白話〕墨子說：「凡是發一言論，寫一篇文章，都不可以不先立下一個標準來，言論若沒有一個標準來判定，譬如將測景器安在製陶器的轉輪上面，去定東西的方向，去測早晚的時刻一樣，如此雖有巧妙的工人，也不能

將時刻量準。當今天下人的情實，不容易曉得，所以對於言論要設三個標準。那三個標準呢？第一是考求本原，第二是審察事故，第三是施用之於實際。考求本原是推求天帝鬼神的意思，和聖王的事迹，審察事故是用先王的書來徵實，怎樣施用之於實際呢？就是施用於刑政之設施，觀其效果如何，這乃是言論的三個標準。當今天下的士君子有的以為命運是有的，有的以為命運是沒有的，我之所以知道命運是否存在，乃是由衆人耳目見聞的情實得知道的，若有人會聞聽得命運，有人會看見過命運，那麼命運就是有的；若沒有人聞聽得命運，沒有人看見過命運，那麼命運裏是沒有的了。既然如此，何不試加考察百姓的情實哩？從古至今，自有生民以來，也有人會看見過命運是個甚麼形狀，聽見過命運是個甚麼聲音的嗎？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呀！若以為百姓愚笨無用，們耳目所聞所見的情實不配做標準，那麼何不試加考察諸侯間流傳的話哩？從古至今，自有生民以來，也有人會看見過命運是個甚麼形狀，聽見過命運是個甚麼聲音的嗎？這也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呀！並且何不更考察古代聖王之事呢？古代的聖王推崇孝子，勸人事親，尊重賢良，勸人爲善，申發憲法，布施號令，以教誨人民，使賞罰嚴明，以勸善禁惡，如此則混亂的可使之治理，危險的可使之安定了。若以為這個話不對，試看當初桀之所亂的，湯使之治理，紂之所亂的，武王使之治理，這時代都不會遷移，人民都不會改變，然而在上位的一經將政治改變，人民的教化也立刻爲之改變，其在湯武則治理，其在桀紂則危亂，可見得安危治亂的關鍵，實在在於在上位的政治的設施，怎麼可以說是「有命運呢？說有命運的是不對的了！」

現在主張命運論的說：「命運論並不是由我後來創造的，從古時三代以來，就有這話了，這話才流傳至今，現在先生爲何要反對我呢？」墨子說：「這命運論，不知道是否出於從前三代的聖王和賢人，恐怕還是出於從前三代的暴王和壞人吧？這本來是無知的妄言啊！」從前列士和特出的大夫，對於自己的言語行事都極其謹慎，守法，上則勸諫他們的君長，下則教訓他們的人民，所以上面得到君長的賞賜，下面得到人民的稱讚，他們的名聲不衰落，一直流傳到如今，而天下的人都說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力量，必定不能說這是他們的命該如此。

所以從前三代的暴戾的君王，不能糾正他們的耳目，恣情於聲色之樂，不能鎮定他們的心思，妄生邪僻的念頭，外則走馬田獵，弋射飛鳥，內則沈醉於飲酒作樂，不顧百姓的痛苦，多爲無用之事，暴虐百姓，違逆他們的意思，使下面的人民不親近上面的君長，以致國家荒廢滅亡，自己也遭受誅戮之禍，然而他不肯說我薄弱無能，我爲刑政不善，必定要說我命裏本來註定要滅亡的。雖是從前三代的壞百姓，也是如此，他們在家內不能善事父母，在外面不能善事君長，惡恨恭敬節儉，喜歡傲慢疎忽，貪於飲食，懶怠做事，以致衣食的財用缺乏，身受飢寒凍餓之患，他們必定不說我薄弱無能，我做事不勤勉，必定要說我的命裏註定要窮困的。雖是從前三代的機詐的百姓，也是如此，他們多造些命由前定的話，去講給一般忠厚老實的人聽，聖王也以此爲患，所以寫在竹簡和素帛上，刻在金器和石頭上，在先王的書上，仲虺的誥上會說：『我聞聽夏王矯稱天命，佈告天下，上帝因此惱怒他，使代喪失了他的民衆。』這是說夏王桀執有命之說，而湯和仲虺都一齊反對他。先王的書上，太誓上也這樣說，他說：『紂平時傲慢無禮，不肯事奉上帝，丟開他的祖先神靈，不去祭祀，反說：『我有天命相助。』』因此祇顧陵辱百姓，而上天也將他放棄，不再保佑他了。』這是說紂執有命之說，而武王以太誓反對他。並且三代百國（三代百國疑皆古代史書之名）上面也會說過：『你們休得要說有天命，現在三代和百國上也說命是沒有的。』召公也反對命運論，他說：『天命是沒有的，惟仗我們二人不得妄言有命，惑亂衆人福禍之來，不從天降，是由於我們自取的。』商夏的詩書上也說：『命運之說，乃是暴戾的君王所作。』所以當今天下的士君子若要辨析事物的是非利害，那麼對於命運論是不可以不極力的加以反對，主張事由命定的乃是天下的深患，所以墨子要加以反對。

■非命下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

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善脫此字一本如此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據前篇當為情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

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

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替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政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

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

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

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

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此一本無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

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

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

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

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毆聘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中篇甚作沈而不顧其國

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

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

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

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舊說此字一本有術之術同述，此皆疑衆遲樸，言阻樸實之人先聖王之患也。固在前

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葆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惡或作憎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

謂有，夫豈爲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詳未曰：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

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文略見孔書泰誓昔紂

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

以尙皆無之，將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作：舌而利其

脅，有厭字云或从凡从晉此省日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

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此一本無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

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

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

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

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

今也婦人之所以善脫此字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說文云統葛緒葛緒紝字捆說文

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此俗寫也黃句此貴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

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

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

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

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

當便字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

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去其國家，去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白話〕墨子說：『凡是要發表一篇言論，就不可以不先立下一個標準來，然後再講。言論若沒有一個標準來判定，這譬如將測景器安在陶人的轉輪上面去看東西的方向，定早晚的時刻一樣。這樣我以爲雖將早晚分清，楚對不對到底尚不可知哩，所以判定言論的是否合理，也得要有三個標準。』

是那三個標準呢？第一是考求本原，第二是審察事故，第三是施用之於實際。怎樣去考求本原呢？去考求古代聖王的行事，從何處去審察事故呢？去審察衆人耳目聞見的情實。怎樣去施用之於實際呢？就是施用國家刑政上的設施，看他對於人民所發生的效果如何。這就是判定言論是否合理用的三個標準。

所以從前三代的聖王，如禹、湯、文、武等，當他們治理天下時，都說：務必推崇孝子，勸人事親，尊重賢良，教人爲善，因此對於政治的設施，教化的施行，不出於獎賞賢良，誅罰橫暴，以爲這樣做去，天下混亂的局勢纔可以因之治理。社稷危殆的情形纔可以因之安定。若以爲這話不對，試看當初桀之所亂的，湯使之治理，紂之所亂的，武王使之治理，這時候時代並不會改變，人民也不會改變，然而在上位的一經將政治改革，人民的風俗也立刻爲之改變，其在湯武則治理，其在桀紂則危亂，可見得天下的治理是湯武的力量，天下的危亂是桀紂的罪過。這樣看來，安危治亂的關鍵在在上位的政治的設施，怎樣可以說是有命呢？從前禹、湯、文、武治理天下之時，都說必須使飢餓的有得喫，寒冷的有得穿，勞苦的有得休息，危亂的局勢得以趨於治理。他們因此揚名於天下，這怎麼可以說是有命呢？這實在由於他們的力量呀！當今的賢人君子，尊重賢人，又如研究道術，因此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獎賞，下面得到人民的讚美，揚名於天下，這怎麼可以說是有命呢？這也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力量呀！現在執命運

論的人，不知道他們是根據從前三代的聖王賢士哩？還是根據從前三代的暴王和壞人哩？若照以上的事看來，他們必定不是出於從前三代的聖王賢士，必定是出自暴王惡人。

從前三代的暴戾的君王，譬如桀、紂、幽厲等輩，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能矯正他們耳目的私慾，隨着心裏所起的邪念，任意妄爲，外則跑馬打獵，弋射飛鳥，內則沈迷於飲酒作樂，不顧國家百姓的事情，多做些無用之事，暴虐百姓，違逆他們的意思，因此將國家喪失掉，然而他們不肯說我薄弱無能，辦事不努力，必定要說我命裏本來註定要將國家失去的。雖然是從前三代的壞百姓，也是如此。他們不能好好的事奉他的父母和君長，他們惡恨恭敬節儉，喜歡傲慢無禮，貪於飲食，懶怠做事，以致衣食的財用缺乏，身受飢寒凍餓之患，然而他們必定不肯說我薄弱無能，做事不勤勉，必定要說我命裏本來註定了要窮的。雖是從前三代的矯詐的百姓，也是這樣歸罪於命運。

從前一般暴戾的君王創造命運前定之說，一般壞人又替他敘述，去惑亂忠厚老實的人，聖王早已以此爲憂患了，所以寫在竹簡和素帛上，刻在金石上面，琢在盤盂等器皿上面，傳給後世的子孫，叫他不要爲命運論所迷惑。這些話存於何書呢？禹的總德上面曾說：『果然對於天不恭順，天命也不能保護你，你既不防止你的凶心，天就要降你災禍。』若對於你的行事不慎重，天命焉能保護你呢？仲虺的誥上說：『我聽說夏王桀稱天命，佈告天下，上帝因此惱怒他，使他喪失了他的民衆。』本來沒有命運之說，而夏王桀強以爲有，所以稱他矯稱天命，倘若命運果然是有的話，他說有時，怎麼可以稱他爲矯傳天命呢？從前桀執有命之說而行，湯遂作仲虺之告去反對他。太誓上的太子發篇裏曾說：『嗚呼（嘆美詞）君子！上天保佑有明德之人，其事甚爲明顯，借鏡並不遠，就在殷王紂的時代。紂說人的命運前定，不必恭敬天帝，他說祭祀沒有益處，貪暴也沒有害處，上帝因此不保佑他，使他將九州之地都失去，上帝恨他違逆正道，所以斷絕他的運命，降下喪亡的誅戮，而我周朝受殷商的大命於天帝。』從前紂執有命之說而行，而武王作太誓的太子發去反對他，你何不上考之於虞夏商周的事迹，從十簡之篇

以上，都以為命運之說是沒有的，這是甚麼原故呢？

所以墨子說：「當今天下的君子，攻治文學，發表言論的，並非是要使他們的喉嚨舌頭勞苦，使他們的口吻快利，實在中心想對於他們的國家鄉里人民和政治上有所貢獻。現在王公大人們之所以要一早就上朝，天晚才退班，處理刑獄，治理政事，每天都這樣做，不敢怠惰厭倦，這是為的甚麼呢？他們以為用力勤勉去做事，國家必定可以治理，若不勉力勤勉的去做事，國家必定要混亂，勉力的去做事，國家必定可以安寧，若不勉力的去做事，國家必定要危險的，所以他們不敢怠惰，不敢厭倦。現在卿大夫之所以要用盡他們四肢的力量，思慮的機智，內裏去治理官府，外面去徵收關稅市捐，山林川澤出產的進貢，以充實倉庫府庫，而不敢感覺厭倦，這是為甚麼呢？因為他覺得勉力的做事，他們的地位就可以增高，若不勉力的去做事，他們的地位就會降低的；若勉力的去做事，他們的聲名就可以榮顯，若不勉力的去做事，他們的聲名就會墮落的，所以他們不敢怠惰，不敢厭倦。現在農夫之所以要早晨出去，天黑才回來，耕田種菜，多聚豆粟，而不敢感覺厭倦，這是為的甚麼呢？因為他們知道勉力的耕種，就可以富足，若不努力的耕種，就要窮困的；若努力的耕種，就可以喫得飽，若不努力的去耕種，就得挨餓，所以他們不敢荒廢事情，不敢感覺厭倦。現在婦人之所以要早起遲睡，極力的去紡紗織布，多治麻絲葛紵，細束布匹，而不敢荒怠厭倦，這是為的甚麼呢？因為他們知道努力的做事，就可以富足，若不努力的去做事，就要窮困，努力的去做事，就可以穿得暖和，若不努力的去做事，就得受凍，所以他們不敢懶怠做事，不敢感覺厭倦。現在假如衆人都相信有命，那麼王公大人就懶怠處理刑獄，治理政事了，卿大夫必定懶怠治理官府了，農夫必定懶怠耕田種菜了，婦人必定懶怠紡紗織布了。王公大人若懶怠處理刑獄，治理政事，卿大夫懶怠治理官府，我以為這樣天下必定就要亂了！農夫若懶怠耕田種菜，婦人若懶怠紡紗織布，我以為這樣天下衣食的財用就要缺乏了！照這樣子去治理天下，上面去事奉天帝鬼神，就不利於天帝鬼神，下面去保養百姓，也不利於百姓，百姓必定背叛分離，不能為主上所用。所以結果在國內防守就不能堅固，出外去攻討敵人也不能勝利。從前三代的暴戾的君

王如桀紂幽厲等，其所以將國家失去，令社稷滅亡者，都是因為這個原故。

所以墨子說：『當今天下的士君子，中心果然想興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患害，那麼對於主張有命之說，是不可以不極力的加以反對的。因為命運之說乃是一般暴戾的君王所創造，是一般壞人所傳說的，並不是仁義之人應說的話。現在要行仁義的人，其所要細察的，力加反對的，就是這個——命運論。』

非儒上 闕

非儒下

孔叢語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蓋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墨也。例雖同而事異，後人以此

病翟非也說文云 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疎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

為母妻舊說此字後子三年，後子嗣子適也左傳曰王一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與期戚族人五

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疎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

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逆孰大焉？其親死列

尸弗句弗與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戇愚甚矣。說文云戇愚也

陰降切顏師古注漢書云 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

取妻身迎，祇端為僕，說文云祇敬也端衣正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

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言為妻，子法則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舊作傳据者當云儒者曰：『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

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

之曰：『古者羿作弓，羿，羿省文。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仔作甲，仔，即杼少。康子，盧云：世本作真。奚仲作車，巧垂作舟。北堂書抄引作倕。太平御覽作倕。

倕作倕。事類賦引作工倕。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杙，疑在此。然則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鮑鮑鄭君注云：鮑讀為鮑魚之鮑。書或為鮑。若

從革包聲。讀若朴。周公曰：柔皮之工，鮑氏鞀即鮑也。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倕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

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舊作人，以意改。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舊作強，據下文改。則助之胥車。

』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

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

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

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

為羣殘父母，而深賤世焉，不義莫大焉。』

又曰：『君舊作吾，據上文改。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于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

于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

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

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辟，同。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

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過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己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噓爲深。說文云：噓，咽也。讀若快噓。飯室也。會與噓同。不言之意。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

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善作徧，以意改。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與天下之利，曲

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某字善作孔子，諱今改下。放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

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

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

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嬰聞賢人得上

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

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

殺君，孔叢引殺作紂。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讀趣

非仁義之也。脫字。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

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貺當爲況，此俗寫。非夫子則

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

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

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潔玩案史記作倨傲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

使守職，宗喪循哀。孔叢史記宗作崇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修

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

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勞思，不可以補民。三字舊說盧據晏子增藥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

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營與陶音相近盛為聲樂，以淫遇民。當為愚民其道

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孔叢作家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非所以導國

先衆。』公曰：二字舊說據孔叢增『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舊

改志盧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為

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言何告子貢曰：『賜

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

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

言孔子之責也

孔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作於據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句決

植。列子云孔子勉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勉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此云決植即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緘之

孔某窮於陳蔡之間

孔叢窮

藜藿不糗

藜藿類聚引作藜蒸不糗北堂書抄作不糗太平其覺作藜也古文糗從參則糗糗古今字

覺反說文云糗以米和藿也一日

十日

子路為享豚

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享即烹耳

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

食因所從來即食之不問

號人衣

號號字之誤

以酤酒

孔叢酤作沽同

孔某不問酒之所從來而飲哀公迎

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

文選注引反作異

孔某曰：『來！』

吾與女當為語女，曩與女為苟生，且今與女為苟義。

舊云曩與女為苟義說五字据文選注增

夫飢約則不辭忘此字衍

妄取以活身，羸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

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就然，』

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瞍其容有慶韓非子忠孝云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

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案就造三音皆相近

此時天下岌乎！

岌舊作坡以意改孟

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亦舍

舊作舍亦慮云如此

家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子弟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

悝亂

舊說此字据孔叢云以亂術增

乎衛，陽虎亂乎齊，

孔叢作魯

佛肸以中牟叛，秦雕刑殘，孔叢作漆雕開形殘莫大

焉！莫上當脫一字

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

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曰話〕儒者說：『親近所親的人時，須有分寸，尊重賢人，須守等級。是說親疏尊卑的不同。』照儒家的禮節，父母的喪是三年，妻和長子之喪是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和庶子之喪是一年，親戚族人之喪是五個月。若以親疏遠近的關係來定年月的數目，越親近的時候越多，越疎遠的時候越少了，那麼妻和長子不是和父母一樣了嗎？若以尊卑高下的關係來定年月的數目，越尊貴的時候越多，越卑賤的時候越少，這不是將妻子看得和父母相同

而反將伯父叔父弟兄降低得和庶子相似嗎？這是多麼不合道理呢？父母死後，將屍體陳列着不收斂，登到屋頂上面去窺探井，或者挑掘老鼠洞，去探滌洗的器具，去求死了的人，若以為死人真的在這裏面，這實在太愚蠢了。假如已知道他死亡了，還要這樣去求他，這也太虛偽造作了。

儒者娶妻時，親自去迎親，穿着整齊的衣服，做僕人做的事，拉着馬韉，將綏（上車時拉着的帶子）遞給新婦，像對待父母一般恭敬。結婚的禮儀隆重，好似在祭祀祖先一樣，顛覆上下的次序，違逆父母，莫此為甚了。將父母降低得和妻子一樣，把妻子抬高得和父母一樣，這樣可以算得孝順嗎？儒者說：「迎娶妻子，是要和他共奉祭祀，有了孩子，才有人承守宗廟，因此要敬重他。」回答他道：「這是胡說，他的宗兄守他的祖先的宗廟，為時數十年，死後他祇為他守一年的喪，他的嫂嫂和弟婦也奉承祖先的祭祀，死後他竟不為他們戴孝，可見得妻子死後，守三年的喪，這必定不是因為他守宗廟奉祭祀的原故了。」偏愛妻子，對妻子特別的優厚，這罪過已經很大了，還要假意說這是尊重父母，以優愛他所偏私的人，輕視他所應當尊重的人，這豈不是大姦惡嗎？

儒者又強執有命之說，道：「長壽與短命，貧窮與富貴，以及安危與治亂，都有天命，人是不能加以更動的，窮困與得意，以及受賞遭罰，吉凶禍福，都是有一定的，人的智力是不能出力的。」一般官吏相信了這話，就懶怠去盡力於自己分內的職守，平民相信了這話，就懶怠去做自己應做的事。官吏不認真辦事，政治就要錯亂，農人不加緊耕種，國家就要貧窮，貧窮與禍亂為政之本相反，而儒者卻以為這是教化之道，可見得儒者實在是賊害天下的人。儒者多制禮樂的制度，使其繁幕非常，令人淫亂，設久喪之禮，假作悲哀，以欺詐父母，創有命之說，令窮人不肯盡力的做事，而反尊重驕矜自大的人，違倍為政之本，令人民荒廢了自己的事業，而反甘心偷懶傲慢，貪於飲食，懶怠做事，至於為飢寒所窘，凍餓所迫時，也無法避免，這般儒者有如乞丐，得到點食物，就收藏起來，像田鼠一樣，對別人若不满意，就朝人家瞪着眼睛，像一隻公羊，發起怒來，咆哮而起，又像一隻大豬，君子人若笑他，他還要發氣說：「這般無用的人，他們那裏知道賢良的儒者哩。」儒者夏天向人家乞討麥子，及至五穀既收，無可乞

討，乃去替人家治理喪事，藉此糊口，而他的一般子孫也都跟隨着他，在人家享受飲食，祇要替人家辦理幾個喪事，生活就可以解決了。分他人的家財以自肥，靠他人的田中的收穫過日子，富人一有喪事，他們便大高興，說：「衣食的機會又來了！」

儒者說：「君子人的言語與服飾都必定要依照古人，然後才合乎仁義。」回他道：「所謂古代的言語與服飾，在當時初制之時，也都是新的呀！然而古人用這言語服飾的就不是君子了嗎？那麼必定要穿不是君子人所穿的衣服，說不是君子人所說的話，才算得合乎仁義嗎？」

儒者又說：「君子人但遵循陳規，不加創作。」回他道：「古時羿製弓，仔製鎧甲，奚仲造車子，工垂造船，若照儒者的話講，現在的一般製皮與造車的工匠都是君子，而古代的羿、仔、奚仲和工垂都是小人了，並且凡是所遵循的事，起先必定有規作之人，規作的既然是小人，那麼所遵循的也都是小人之道了！」

儒者又說：「君子人打仗，戰勝後不追逐奔逃的人，不描射被困迫的人，敵軍若敗走，則幫助他們挽拉重車。」回他道：「倘若兩方面都是仁義之人，就無由對敵，因為仁義之人，若將是非曲直之理加以申明後，自己假使沒有理由，必定就去聽從有理由的一方面了，自己若知道自己的行事不對，必定就去聽從對方行事對的了，自己無辭解說，必定折服，看見一件好事，必定要效法，改去已往的過失，這樣怎麼會互相對敵呢？倘若雙方都是殘暴之人，互相爭鬪，其中戰勝了的，雖不追逐奔逃的敗兵，不描射被困迫的士卒，敵軍敗走後，也幫助他們挽拉重車，這些事雖然都能夠做到，也不能算得是君子人呀！聖人要替世人除去患害，所以要起兵誅罰有罪，若也用儒家的方法，號令士卒道：不許追逐奔逃的敗兵，不得射擊被困的敵人，敵人敗走，就幫助他們挽拉重車，暴亂之人就可以不死，而天下的禍患終不能除去，這乃是殘害眾人的父母，深深的賊害世人，最不義的行爲了！」

儒者又說：「君子有如鐘一樣，敲他他就發出聲音來，若不去敲他，他是不響的。」駁他道：「大凡仁義之人，事奉主上，必定盡忠，事奉父母，必定盡孝，人君若有善行，就加以表揚，人君若有過惡，就極力諫諍，這方是爲人臣之道。」

現在若敲他他才發聲音，不敲他時，他便沒有聲音，隱藏自己的機智，儲蓄自己的力量，清靜閑淡，必定要等問到時才對答，雖是對於國君與父母有極大利益的事，若不問他，他終不講出來，倘若有大亂將要發作，有盜賊將要起事，事情緊急，好像機關之將發動一樣，此時他人都不知道，獨有我一人知道，雖國與父母俱在此地，若不問我，我終不說出來，這豈不是大亂之賊嗎？這樣去處世，爲人臣就是不忠，爲人子時就不孝，這樣去事奉兄長，就是不恭順，這樣交朋友待人，就是不誠實，不賢良，拘執居後，不肯先發言，是不對的，應當看見利之所在，唯恐後說出來，人君若談到一樁沒有利益的事，就拱着雙手，朝下望着，咽着聲音，不回答說：「對於這事，我不會學過。」國君若定要問這事，就辭退遠去了。大凡治道術學業，行仁義的，大則以之治理人民，小則以之擔任官職，遠則所施者周徧，近則以之修身，凡是不合於義者，則不處，不合於理者，則不行，務必要興起天下有利之事，所以進退周旋，一舉一動，無非在替天下求福利，遇着不利於天下的事，就停止不去做他。這方才是君子所行之道，以所聞聽得的孔某的行事與此相較，就大謬不然了。」

齊景公問晏子道：「孔子爲人怎樣？」晏子不回答。景公又問，晏子還是不回答。景公說：「對我講孔某的人很多了，他們都以爲他是賢人，現在寡人問起他來，而你卻不回答，這是甚麼原故呢？」晏子對道：「嬰無用得，不配知道誰是賢人。但是，嬰聽說所謂賢人者，若入於人家的國中，必定要促進該國君臣的親密，消除上下的仇怨。孔某到楚國去時，知道白公作亂的陰謀，而他更以石乞去助他，以致楚君身險遭害，白公竟被誅戮。嬰聽說賢人若得用於上，國君的左右就不患無人，若得用於下，國內就不會危險。言語若爲國君所信用，必有利於人民，教化若得施行於民間，若有利於主上，所以他的言語明白容易知道，行事明瞭，容易遵循，行義可以爲民人所明瞭，計謀可以爲君臣所共知。現在孔某周密的計畫，去幫賊作亂，竭盡自己的機智和力量，來行這邪惡的事情，鼓動人民去背叛主上，指導人臣去殺害國君，這不是賢人的行爲，到人家的國內，而參與該國的叛賊，一同作亂，這也不合乎義。知道其人不忠，更促進他謀反作亂，這與仁義都不合，逃開人後，才敢設計謀，避開人後，才肯說話，行義不

可以公開於人民，計謀不可以爲君臣所共知，嬰不知道孔某與白公有甚麼分別，所以不敢回答。」景公聽了說：「唉！向我進言的人也很多了，但是若沒有夫子來說，我還一輩子不知道孔某與白公相同哩！」

孔某往齊國去見景公，景公很喜歡，想將尼谿之地封他，將這意思告訴晏子，晏子說：「不可以！儒者傲慢不恭，任意妄爲，不可以令他們去教化人民，喜歡音樂，令百姓荒淫，不可以使他們去治理百姓，創立命運之說，怠棄一切的事業，不可以使他們去奉守職務，主張哀痛守喪，歷時久遠，不可以使他們去照顧人民，冠服高聳，而形容卑俛，不可以使他們去領導衆人。孔某威飾儀容，惑亂世人，彈琴唱歌，鳴鼓舞蹈，招聚黨徒，多制登降的禮節，以表示禮儀的隆重，致力於進退周旋的禮節，以鋪張給衆人看。學問雖然淵博，不可以使他爲世人作法則，思想雖然精深，對於百姓卻無補；他的學問，雖累世都學不盡，他的禮節，雖當年青時都行不通，他的音樂，雖積有財貨都供給不起。他多創些邪僻的學術去惑亂人君，從事音樂，使愚笨的人民爲之荒淫無度，他的道術不可以救濟當世，他的學問不可以領導衆人。現在君將封他，使他用教化來改移齊國的風俗，這不是治國理民之道哩！」景公說：「這話對。」於是乃收回成命，不再封他。見他時也不詢問他的道術。孔某因此心中怨恨，惱怒景公與晏子，乃將鴟夷子皮（就是范蠡的別名）介紹給田常用，將他要報復齊國的計畫去告訴南郭惠子，回到魯國去。不久聞知齊國將要出兵攻打魯國，乃對子貢說道：「賜舉大事就在此時了！」於是遂派子貢往齊國去，因南郭惠子以進見田常，勸田常起兵攻打吳國，以致高國鮑晏不得妨礙田常作亂的計畫，又去勸吳國出兵救魯國，反攻齊國，勸越王出兵襲取吳國，三年之內，齊吳二國俱破，死的人有上十萬，這都是孔某的陰謀。

孔某做魯國的司寇時，不顧公冢，反去衛護季孫氏，季孫爲魯國的相國，後來因爲獲罪而出走，逃到城門口時，魯人將懸門放下，季孫不得出去，孔某勁大，將懸門托起，把季孫放走。

孔某被圍困於陳蔡之間時，連着十天，都沒有肉羹和飯米喫，但喫點藜草充飢。子路弄到一隻小豬，燒給孔某喫，孔某不問肉從何處來的，趕忙喫了，子路剝下別人的衣服，去調些酒來，孔某不問這酒從何處來的，趕忙將他

喝及至哀公將孔子迎接回去，設宴款待他時，孔某見座席不會鋪正，就不肯坐下，見肉不會切得方，就不肯喫，子路乃問他道：「怎麼這樣和在陳蔡時相反呢？」孔某道：「當時我們要急於求生，現在我們以行義為急了。」飢餓困窮時，就不惜妄取酒食以求生，一到飽足有餘時，就矯揉做假，為自己文飾。卑汙邪惡，矯詐虛偽，孰甚於此呢？孔某和弟子們閒坐時，談道：「舜看見警叟時，蹙蹙不安，這個時候，天下真危險呀！周公且稱不起是仁義之人吧，為何要捨棄去他的家室，寄寓在外面呢？」孔某的心術，與其行事，於此可見一斑。他的弟子和黨徒也都仿效他，如子貢季路輔佐孔悝，遂使衛國發生內亂，陽貨在魯國用事，遂使魯國發生內亂，佛肸做中牟宰，遂以中牟之地背叛，漆雕氏使自己的形體殘廢，這罪過多，大凡是做學生弟子的，必定以他的先生做榜樣，必定要摹做他的言語，效法他的行事，一直到自己的力量不夠，智力不及時，方才罷休。現在孔某的行事如此，那麼一般儒士就可以懷疑了。

耕柱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古愈字只作俞太子墨子曰：「我將上

大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子，舊作我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將誰毆？」說文云毆古文驅从支戴

文類聚引作驅 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

藝文類聚引作驥足責 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太平御覽無以字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

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藝文類聚引作聰明耳目昔者聚引作若 夏后開，後漢書注引云開治使蜚廉

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蓋作飛採舊作折据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而陶鑄之於昆吾後漢書注

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于昆吾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在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顧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虛也

之龜舊說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類聚引作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為睨睨是目若之說也

若順龜曰舊說龜字鼎成三足而方玉海三不炊而自烹此高字俗寫玉海引作亨不舉而自

減玉海引不遷而自行太平御覽引作遷說文云洒古文遷从手而則遷實古洒字後加為以祭於昆吾

之墟此虛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二十里上鄉疑同乙又舊說乙字又字作人言兆之由兆之二字玉海亦

曰繆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玉海引作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為韻類聚引作而遷

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

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知一本作數百歲之後哉類聚引云此知必千而鬼神智之

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

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

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說文云歡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

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

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說文

於此舊二字例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搽火將益之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

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掺火者之意。』子墨子舊說二字以意增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二子三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

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

一本作知下同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千金當爲千金之誤後生不敢死。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

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此諷字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

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

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

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

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

狗豨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

矣哉！』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

木也，智同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

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善也。此字仁也。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文選注引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云申徒狄曰

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蠶太平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楚之明月出於蚌，蠶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蠶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

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

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

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

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

也。此稱仲尼者見翟未嘗輕孔非儒所斥孔子名由其門人小子之過矣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當為而舊者新

是一本無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一本告人，以所舊二字倒智告之，故

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文選注云：魯陽文君，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

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一本有也字，文選注：幽求子曰：年五歲，童子之為

馬，足用而勞，言自勞其足謂竹馬也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

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
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舊脫此字一本有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子墨子使管黔疑放字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舊作鄉一本高石子三

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

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

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闕叔，闕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即闕也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商蓋即商奄衛

居東二年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就譽。舊二字倒去

之苟道，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

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苟陷。一本人長也』子墨子

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

焉見之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諄哉？』

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

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

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

術同

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

不誅，誅疑當爲述術誅，遂疑皆聲誤下同。

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疑當爲述月，令以遂爲術。已有善則

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

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于述也。

巫馬子謂子

墨子曰：『我與子舊作之一異，本如此。

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

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

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舊二字側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

『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

一本作吾

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

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

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

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

『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橐駝，

此秦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云橐駝。

維人，當爲鑿人之誤。但割

而和之，但割即袒割說文云但湯也从人且聲經典用但爲第字之義而忘其本不可勝食也。舊脫不可二字 據太平御覽增見人之作舊作生 皆振改餅則還

然竊之，曰舍余食。言捨以爲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 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

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二字舊作三意 據太平御覽改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魯陽楚

縣故云 然也評靈數千，說文云 評召也不可勝用字 下當脫。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

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

是猶弇其目，說文云 弇蓋也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

子墨子謂駱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

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度謂渡 去也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

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白話〕墨子向耕柱子發皮氣，耕柱子說：『我就沒有一點勝過旁人的地方嗎？』墨子說：『假使我要上太行

山去，（大行山在河南懷慶城北）用一匹千里馬和一頭牛來駕車子時，你預備用鞭子趕那個呢？』耕柱子說：『我要去趕千里馬。』墨子說：『爲甚麼要去趕千里馬呢？』耕柱子說：『因爲千里馬是值得責備（意思用鞭

子去趕他）的。』墨子說：『我也以爲你是值得責備（意思是教訓他）的呀。』

巫馬子問墨子道：『鬼神和聖人相比，聰明聖智，誰勝過誰呢？』墨子說：『鬼神的聰明聖智，以之和聖人相比，

就和以耳朵靈敏，目光明銳的，去和聾子瞎子相比一樣。從前夏王的太子啓命蜚廉到山上去開發金礦，開出金

子後，在昆吾（昆吾是古代的一個國名，在今河北開州西南）造九隻鼎，更命益用火灼白苦的龜卜一個卦，問這些鼎的遭遇如何，占出來的卦辭上說：「鼎造成後，四脚方方，不用生火，自會烹調食物，不用移動，自己會將自己收藏，不用遷徙，自己會得行走，用去祭祀上帝，在昆吾的野地方，尚饗。」既卜過卦後，又念卦兆的占辭說：「進食了，白雲蓬蓬的上升，一片往東，一片往西，一片往南，一片往北，九隻鼎造成後，將來要遷傳於三國。」後來這九個鼎，夏后氏失去後，殷人接受了去，等殷人失去後，周人又接受了去，夏后殷周三代之互相接受這鼎，遠在卜這卦數百年之後，假使聖人聚集他的賢臣和精幹的相國，一齊謀畫時，他們豈能夠預知數百年以後的事呢？然而鬼神卻能夠知道，我所以說鬼神的聰明聖智若和聖人相比，就好像以耳朵靈敏，目光銳利的，去和聾子瞎子比一樣。」

冶徒娛和縣子碩（二人都是墨子的弟子）問墨子道：「欲行正義，做那一樁事是頂要緊的呢？」墨子說：「譬如築牆一樣，能夠築牆的築牆，能夠運土的運土，能測量的測量，這樣牆才可以築成功。至於行正義也是如此，能談論辯說的就談論辯說，能解說經書的就解說經書，能做一樁事的，就去做那樁事，這樣合乎義的事方才可以做得成功。」

巫馬子向墨子說：「你雖兼愛天下，天下也不會得到你的好處，我雖不愛天下，天下也並不會蒙受我的害處。都沒有功效，你何必要以為你自己是對的，說我是不對的呢？」墨子道：「現在假使有一人在此地放火，有一個人捧着水預備去澆熄他，還有一個人拿着燃燒的火預備加炷他，這二人都不會影響到這火勢，對於這火都不會發生任何功效，你覺得這兩個人當中誰好些呢？」巫馬子道：「我覺得那個捧水的用意是對的，那個執火的使用意是不對的。」墨子說：「我因此也覺得我的用意是對的，而以為你的用意是不對的。」

墨子到楚國去，那時耕柱子適巧在楚國，墨子有幾個弟子乃去訪他，耕柱子祇供三升米的飯給每個客人喫，招待極其菲薄簡陋。學生回來對墨子說道：「耕柱子在楚國也沒有有用處，弟子們去看他，他替每人祇預備下

三升米的飯，招待得也極其簡薄。」墨子說：「不可以預知哩。」過了不久，耕柱子贈十金給墨子，說：「弟子死罪，是客氣的套語。」這裏有十金，請夫子用。」墨子後來對弟子們說：「果然不能夠預先知道吧！」

巫馬子對墨子說：「你行正義，人不見得，就因此佩服你，也未見鬼神就因此使你富足，你還要這樣去做，你真有些瘋病。」墨子說：「現在假使你有兩個用人，一個看見你時就做事，不看見你時就不做事，另一個看見你時也做事，不看見你時也做事，這兩個人中，你喜歡那一個呢？」巫馬子說：「我喜歡那個看見我時也做事，不看見我時也做事的。」墨子說：「那麼你也是喜歡有瘋病的了！」

子夏的徒弟問墨子道：「君子有爭鬥嗎？」墨子說：「君子沒有爭鬥。」子夏的徒弟說：「豬狗尚有爭鬥，那有士人反無爭鬥之理？」墨子說：「傷心啊！言語則稱述湯武和文王，行事則取譬於豬狗，傷心啊！」

巫馬子對墨子說：「捨去當今的人，而去讚美古代的君王，這和讚美枯骨頭一樣，好像木匠一樣，祇知道枯木頭是好的，而不知道寶貴活的樹木。」墨子說：「天下之所以能夠生存，就是因為古代君王的道教的力。現在讚美古代的君王，就是讚美天下生存的人，可以讚美，而不去讚美，這是合乎仁義的嗎？」

墨子說：「和氏的玉璧，隋侯的寶珠，以及三隻空心脚六隻耳環的鼎，這都是諸侯所謂之好寶貝。他們可以使國家富足嗎？可以令人民增多，刑政治理，社稷安定嗎？不可以的。好寶貝之所以可貴者，是因為他有利於人。然而和氏的玉璧，隋侯的珍珠，和三隻空心脚六隻耳環的寶鼎，對於人並沒有用處，所以他們不是天下的好寶貝。現在若用正義去治國，國家必定可以富足，人民必定可以增多，刑政必定可以治理，社稷必定可以安定，既然好寶貝之可貴，是因為他們有利於人，而正義能夠有利於人，所以說正義是天下的好寶貝。」

葉公子高問仲尼（孔子）為政之道，說：「善於為政的，是怎樣的呢？」仲尼答道：「善於為政的，能使遠者親附，使舊者革新。」墨子聽見這話後，說：「葉公子高問得不得當，仲尼回答的也不對。葉公子高怎麼會不知道，善於為政的要使遠者親附，舊者革新呢？何必更要去問仲尼為政之道哩？而仲尼不將人家所不知道的去告訴人，而告

訴人家已經知道的事，所以說葉公子高問得不得當，而仲尼的回答也是不對的。」

墨子對魯陽文君說：「大國之攻打小國，譬如兒童玩騎竹馬一樣。兒童騎竹馬，不過使自己的脚跑累了。現在大國之攻打小國，被攻打的國家，農夫不能從事耕種，婦人不能從事紡織，大家都要從事於守衛的工作，攻打他國的國家，國中農夫也不能從事耕種，婦人也不能夠從事紡織，大家都要從事於攻戰的工作。所以大國之攻打小國，譬如像兒童玩竹馬一樣，不過自己勞累討苦喫罷了。」

墨子說：「話要做得到的，就不妨常說話；若是做不到的，就不必再去多說。若是做不到的事，而要常常的去說，這乃是徒勞口舌，無益實用。」

墨子令管黔敖往衛國去替高石子掄揚，尋一職位。衛君果然重用高石子，給他極優的俸祿，位分也極高，和三卿齊等。高石子於是三朝必盡忠陳說，但是他說的話，衛君都不採用，他乃離開衛國，往齊國去。見着墨子，說道：「衛君因為夫子的原故，給我極優厚的俸祿，將我的位置列於三卿之間，於是石三朝時必定盡忠所知道的陳說，但是衛君一句話都不用，所以我遂離去衛國。衛君不會以石為癡狂吧？」墨子說：「離去他時，祇要合乎道理，雖受癡狂之名，又有何害處呢？古時周公且覺得管叔的行爲不對，乃辭去三公，東面去處於商奄之地，當時人都說他癡狂，但是後世的人都稱頌他的德行，讚揚他的美名，直到如今，仍舊如此。並且翟聽說過：行正義並不是爲的要避免毀謗，趨就欲求人家讚美。離去時若合乎道理，那雖受癡狂之名，又有何害處呢？」高石子說：「石之離開衛國，豈敢不依着道理行呢？從前夫子曾說過：『天下無道時，士人不肯做高官，享優厚的俸祿。』現在衛君既然無道，而我卻去貪圖他設的爵位俸祿，那我不是存心去喫他的糧食嗎？」墨子聽了這話後，甚爲高興，乃叫子禽子來，告訴他道：「你聽着！背棄正義，趨向爵祿的，我是常常聽見的。但是背棄爵祿，去趨向正義，我還只看見過高石子哩！」

墨子說：「世俗的君子，他們若貧窮，而你說他們富有時，他們就要發怒；他們若無義，而你說他們有義時，他們

就喜歡了。這是多麼不合理的事呀！」

公孟子說：「前人自有法則，我們只須加以參考效法就行了。」墨子說：「……（蘇時學云此節原文有錯誤）

學生中有一人會反倍墨子的，後來他又回來跟墨子求學，說：「我豈有罪過呢？我不過比旁人回來得遲罷了。」墨子說：「這也和三軍戰敗後，迷失了道路後回來的兵士要求賞，自以為和殿軍的功勞一樣大。」

公孟子說：「君子不創作，但追述前人的事。」墨子說：「不對！凡是最不君子的人，他對於古時的事不追述，當今的善事也不創作，次一等等不君子的人，對於古時的善事他不追述，但是他自己發現一件新的善事，他卻要創作，因為他想善事都出自他的創作。現在若但追述善事，而不創作善事，這和不喜追述古時的善事，但知創作新的善事，都是一般的偏見。我以為對於古代的善事則加以追述，對於現在的善事則加以創作，因為這樣想使善事能夠越發多起來。」

巫馬子對墨子說道：「我和你兩樣，我不能夠行兼愛。我愛鄒人過於越人，我愛魯人過於鄒人，愛我同鄉的人又過於魯人，愛我家裏的人又過於鄉里中的人，愛我的父母過於愛我家裏的人，愛我自己的身體又過於愛我的父母。因為離我越近的我越關切。若擊打我時，我便感覺到疼，擊打他人時，我便不知道疼，我為甚麼疼的不去衛護，反去衛護不疼的呢？所以只有殺他人以利我，絕不會殺我自己去利他人。」墨子說：「你這意思，你預備藏着不給人知道嗎？還是預備告訴人家呢？」巫馬子說：「我為甚麼要掩藏我的意思，我要告訴人的。」墨子說：「那麼若有一個人信奉你的理論，這一個人就要殺死你以利他自己，若有十個人信奉你的理論，這十個人就要殺死你，使他們得到利益。倘若天下人都信奉你的理論，天下人都要為自己的利益將你殺死。若有一個人不信奉你的理論，這一個人就要殺你，因為他以為你用這種不祥之言迷惑眾人，若有十個人不信奉你的理論，這十個人就要殺你，因為他們以為你在用這種不祥之言迷惑眾人，倘若天下的人都不信奉你的理論時，那麼天下的人都以為你在用不祥之言惑亂眾人，都要想殺死你了！信奉你的也要殺死你，不信奉你的，也要殺死你，這所謂

言論一經你的口出，你立刻要召殺身之禍！墨子說：「你說的話有甚麼益處嗎？假使沒有益處，而你卻一定要說，這不過徒勞口舌，無補實用。」

墨子對魯陽文君說道：「現在假使此地有一個人，他有許多牛羊肉，他的廚子脫去衣服，替他宰割烹調，太多了，喫都喫不完，但是當他看見人家的生麵餅時，他反注意驚視，將餅子偷去喫了，說給我喫吧，不知道是因為他的好喫的食物不夠呢，還是因為他有偷東西的毛病呢？」魯陽文君說：「他必定有偷東西的毛病了。」墨子道：「楚國國內四境的田，荒野的地方尚多，一時都開闢不盡，空虛的城邑有數千，一時也居住不盡，但是一看見宋國和鄭國的空城，就注意驚視不釋，設法去偷盜他，這和上述的那人有分別嗎？」魯陽文君道：「這和上述的那人一樣，實在都有偷東西的毛病。」

墨子說：「季孫紹和孟伯常一同治理魯國的政事，二人互相疑忌，不能信任對方，於是乃往神祠裏去禱告，說：「使我們和睦。」這無異於把眼睛遮沒後，在神祠裏去禱告，說：「使我能夠看見。」這是多麼荒謬不合理的事呀！」

墨子對駱滑齋說道：「我聽說你好尚勇。」駱滑齋說：「是的。我只要聽說某處有個勇士時，我必必定要去把他殺了。」墨子說：「天下人莫不要輔助他所喜歡的，除去他所惡嫌的。現在你聽見某處有勇士時，你就必定要去將他殺死，你這並不是好尚勇，乃是惡恨尚勇。」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予之手，予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

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子墨子自魯卽齊，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太平御覽引作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

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引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魏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惠王王受而諫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間脫文。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舊作成据

魏文類聚引作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魏文類聚引作焉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魏文類聚引作瘵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魏文類聚引作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粢當為盪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中道而問曰：「子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

明，心加智，此藥也。」湯曰：「我欲見伊尹，故令召問焉。」湯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

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

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

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默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盧云疑有脫誤沉案此言三世為人御必能抑

然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則非脫誤矣

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

從事於義，必為聖人。」

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

排猶背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坻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未詳鉅義黔者黑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雖明目者無以易

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

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也，體即售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

子墨子南遊使衛，北堂書抄作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云局中關局音相近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

讀百篇，本多作讀百篇釋史同義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夕見漆十士，漆七字假音今俗作七故周公旦佐相

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北堂書抄引云相天下猶翟如此况吾無事何敢廢乎

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均字假音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為教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菽食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當脫人處二字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於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

子墨子仕人舊脫人字一本有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

後作審曰：「待女以千益。」舊作益誤古無益字只作益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益為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為益也賈逵國語注云一十四兩授我五百益，

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益，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之舊作也據太平御覽改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

一本脫此字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買信徙，當為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

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當為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則善作財一本如此士之計利，不

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至齊，遇日者，文選注引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類

賦引殺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事類賦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舊脫

水不遂五字据史記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又多二字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

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

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

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此句舊脫据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脫舊

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想者，是猶舍穫而攬粟也。攬拾也一本作攬非以其言非吾言者，

太平御覽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太平御覽作

引其作他「白話」墨子說：『萬事沒有比義更高貴的了。現在你若去對一個人說：「給你冠帽和鞋子，將你的手脚給割

斷，你肯這樣做嗎？」這人是一定不肯的，甚麼原故呢？因為冠帽和鞋子不及手和腳貴重。你若再去對一個人說：

「將天下送給你，然後將他殺死，你肯這樣去做嗎？」此人是一定不會肯的，甚麼原故呢？因為天下不及自己的身

體貴重。至於為爭一句話，遂至互相殘殺，可見得把義看作較自己的身體還要貴重了。所以說：萬事沒有比義更

貴重的。』

墨子從魯國到齊國去，遇見一個舊朋友，朋友對墨子說道：『當今天下人都不肯行義，而你卻要自討苦喫，去

勉力行義，你不如算了。』墨子道：『現在假使此地有一個人，他有十個兒子，只有一個兒子肯耕田，其餘的九

個都坐喫現成，不肯做事，那麼這個耕田的就不能不益發出力的去從事於耕種了。這是甚麼原故呢？因為喫的

人多，耕田的人少了，不得不如此呀！現在天下既然無人肯爲義，你就應當勸勉我更加努力纔是，怎麼你反而勸我不要再去這樣做呢？」

墨子南面去游於楚國，去求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不肯接見，推辭自己衰老了，令他的臣子穆賀去接見墨子。墨子和穆賀接談之下，穆賀大爲高興，對墨子說道：「你的話實在的好，但是君王（獻惠王）乃是天下的大王，他只怕要說：『這是卑賤人所爲的事』，而不肯采用你的話吧？」墨子說：「我的話是可以用的，就譬如和藥一樣，雖是一莖草根，然而天子還要喫他，以調理他的疾病，怎麼可以說『這是一莖草根』？因此就不喫他呢？現在農夫將收成進獻給王公大人們，王公大人們乃製酒飯等祭品，去祭祀上帝鬼神，他們怎麼可以說『這是一莖草根嗎？』並且主君所爲！」因此就不去祭祀呢？所以雖然是賤人所爲的事，上譬如農人，下譬如藥草，尚不及一莖草根嗎？並且主君（稱穆賀）會聽說過湯說的話嗎？當初湯要去見伊尹，命彭氏之子駕車子，走到半路上，彭氏之子問湯道：「君將往何處去？」湯說：「要去見伊尹。」彭氏之子道：「伊尹乃是天下的卑賤之人，君若要見他時，令人去召他來問話好了，這樣子他已經就受你的恩惠不淺了。」湯說：「你不懂得！現在假使此地有一樣藥，喫了耳朵就可以更加靈敏，目光就可以更加銳利，那我必定要勉強把這藥喫下去。現在伊尹對於我國，好像是一位好醫生，是一樣好藥，你反而不要我去見他，你乃是不要我好了！」乃命彭氏之子下車去，不要他駕車子……（原文此處有脫落未詳。）

墨子說：「言語和行事，凡是有利於天帝鬼神同百姓的，就勉力的做去；言語和行事，凡是有害於天帝鬼神同百姓的，就放棄掉不要去做。言語和行事，凡是與三代的聖王如堯舜禹湯文武相合的，就勉力的做去；言語和行事，凡是和三代的暴戾的君王如桀紂幽厲等相合的，就丟開不要去做。」

墨子說：「話倘使說了可以做到的，就不妨常說話；要是說了卻做不到的，那就不必多說。因爲既做不到，而常去空說，這乃是徒勞口舌，無補實用。」

墨子說：「必須去掉喜怒哀樂愛惡六樣一偏的情感。靜默時就從事深思，說話時就從事教誨人，一舉一動，都要做成點有益的事情，若照着這三樣去做，必定可以成功聖人了。除去喜怒哀樂愛惡等一偏的情感，而用仁義令手足耳目口鼻都從於義（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意思），這樣也必定可以成功聖人了。」

墨子對弟子們說道：「你若不能夠行義時，你不能因此就改變了義來遷就你。譬比木匠製木器不成功時，不能因此就不照着繩墨去做。」

墨子說：「世間的君子，若令他們去管一隻狗或一頭豬，假使他們不能夠時，他們必定就要推辭；但是若叫他們去做一國的相國，他們雖然沒有這種能力，他們也要去做，這是多麼不合理的事呀！」

墨子說：「現在假使有一個瞎子，他也會說：『金剛石的顏色是白的，煙煤的顏色是黑的。』說這種話，雖是眼睛好的人也不過如此，但是若將黑白顏色的東西放在一齊，再叫瞎子去挑某種顏色的東西時，瞎子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說瞎子不知道黑白，並不是由他說黑白看出來的，乃是由於他取黑白時看出來的。當今天下的君子談說仁義，雖是禹湯等聖人也不過如此，但是若將合乎仁義的事雜在不合乎仁義的事一齊，今天下的君子去選取了做，他們就不能夠知道了。所以我說：天下的君子不知道仁義，並不由於他們不知道談說，也是由於他們不知道選取。」

墨子說：「當今士人用自己的身體，尚不及商人用一尺布謹慎。（布是古代的貨幣）商人用一個布買東西時，布若不多，選購東西時就要格外的當心，不敢輕易亂買，必定要挑好貨，現在士人用自己的身體就不如此，他們只要想到那裏，就做到那裏，結果大則身被刑罰誅戮，小則名聲敗裂，遭人詬罵，可見得士人用自己的身體時，尚不及商人用一個布謹慎。」

墨子說：「當世的君子都想對於道義有所成就，但是旁人若對他偶進忠言，於修身之道有所匡助，他就要發

氣了。這譬比想自己的牆壁築成功，而當別人幫助他築時，他反發氣一樣，這是多麼無理的事呀！

墨子說：「古代的聖王想將他們的道術傳給後世的人，所以才寫在竹簡和素帛上面，刻在金石の器用上面，傳留給後世的子孫，想後世的子孫用此爲法則。現在一般人聽見先王の道術，而不肯照着去做，這乃是把先王留傳下去的道術給廢棄掉了。」

墨子南遊至衛國，車箱裏載了許多的書。弦唐子看見了，覺得很奇怪，乃問墨子道：「夫子曾教公尙過（墨子的一個弟子）道：『只要能夠揣度事理的是非曲直就行了。』現在夫子載上這麼許多書，是爲的甚麼呢？」墨子道：「從前周公旦早晨讀一百篇書，下午接見七十個士人，所以他能夠輔佐天子，功業聲名一直流傳到如今。現在翟上沒有輔佐人君之事，下沒有耕田務農的困難，空的時候比周公旦多，我怎麼敢把讀書荒廢了呢？翟聽說「天下一切的事物都歸於一個道理。」但是各種解說不同，所以言語不免有錯誤的。因此傳聞各異，頗不一致，而書也就多了。現在過已用心探求過事理精微深奧之處，萬物同歸一理，他已經知道他的大要了，所以我不再教他去讀書，只教他揣度事理的是非曲直，你又何必覺得奇怪呢？」

墨子對公良桓子說道：「衛是一個小國，又處於齊晉二大國之間，就譬如像一個貧窮的人家處於幾個有錢的人家當中一樣。貧窮人家若也仿照有錢的人家，考究衣食，費用浩大，那敗亡是一定很快的。現在看看你的家裏，有文采的車子有數百輛，喫豆料的馬，有幾百匹，身著繡花衣裳的婦女有數百人。若將修飾車子，喂養馬匹的費用，以及用來製繡衣的錢財，省下來去養士人，必定可以供給千人以上，若遇有患難之時，就令數百人處於前面，數百人處於後面，這和令數百個婦女處於前面，數百個婦女處於後面，二者比較那樣安全些呢？我以爲不如養士人安全。」

墨子有個弟子去往衛國做官，到了衛國後，不久又回來了。墨子問他道：「你爲甚麼又回來了？」答道：「衛君和我說了，但是又不守信，他說：『給你一千盆粟（盆是古時的一種粟量名）的俸祿。』但是後來他只給我五

百盆，我所以離開衛國回來了。」墨子道：「假使他給你千盆以上的粟，那你還是要離開衛國嗎？」回說：「那就不能離開了。」墨子說：「那麼，你並不是爲他不守信了，你不過因爲他給少了罷了。」

墨子說：「世俗的君子將義士看作還不如一個背米的人。現在假使此地有一個人，背了些米，登在路旁邊休息，要拿起來時，拿不起來了，那麼君子看見時，不論年紀老幼，位分高低，必定要幫他拾起來，這是爲何呢？因爲這才合乎義呀！現在從事行義的君子人，若以先王之道去同他們說，他們非但不高興做，並且還要加以毀謗，加以攻擊，可見得世俗的君子把一個義士看作還不如背負粟米的人哩。」

墨子說：「商人到四方去做買賣，只要利市百倍，雖要經過關隘橋梁的困難，遭遇盜賊的危險，他們也必定要去做的。現在士人閒坐着談論道義，並沒有關隘與橋梁的困難，又沒有盜賊的危險，這種利市何止數百倍呢？就算不清楚，然而他們尚不肯去做，可見得士人對於利益的打算，尚不及商人來得精呢！」

墨子北面往齊國去時，在路上遇見一個卜卦的，卜卦的對墨子說：「今天天帝在北方殺黑龍的日子，先生的顏色是黑的，不可以朝北去。」墨子不聽，仍朝北進行，到了淄水，欲渡河未成，只得退回來。卜卦的說：「我不是說過先生不可以往北去嗎？」墨子道：「南方的人不能朝北去，北方的人不得往南來，南北二方的人，顏色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不都是一個顏色，爲何都走到半路上折回去了呢？而且天帝以甲乙日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日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日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日殺黑龍於北方，若照你的話，不是要禁止天下一切的行旅嗎？這乃是以迷信束縛人心，使天下的人都減少了，你的話不能照着做。」

墨子說：「我的話足可以用。若捨去我說的話，更想他法，這就和捨棄麥子，反去拾取禾穗一樣。以其他的言論來反對我的言論，這譬如拿蛋來擊石頭，將天下所有雀鳥的蛋都打碎完了，石頭還是這樣，還是不會被打破。」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說文云：鍾，酒器也。鍾樂鐘也。此

借為扣則鳴，說文云：扣，牽馬也。破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

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

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

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行，異雖得大巧之

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偽

材，偽疑當為闕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

鳴者也。已上申明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

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已上申明又未如其所謂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句譬若美女，

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說文云：衒，行且賣也。衒或字人莫知，一本取也。今子徧舊作徧以意改從人而說

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言好德不如好色

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句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

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句行說人者，其功善

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公孟子戴

本多作義以意改

章甫措忽

措即晉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尙書在治忽亦用此字舊作忽誤

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

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

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尤反又音尤以治其國，其

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爾雅云羊牡牂韋以帶劔，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

鮮冠組纓，絳衣博袍，太平御覽引作裏衣博裏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翦髮文身，以治其國，其

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

之曰：「宿善者不祥。」讀如無宿諾請舍忽，舊作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

以相見也，若不必亦是一本作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言其意在服也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

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為天下之聖

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

夏也，謂節義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非古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

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

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

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

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也。齒年。

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錯同齟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

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葆言包而去刀舊作亦知是此字之意，改冠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舊作無据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

爲神明，而爲禍福。能同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

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刀已下刀字舊皆作亦

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

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嗣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

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

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

爲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

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是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猶云勉之無已然後

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死而求醫

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蕭爲聲樂，說文云蕭華盛言盛也或修假音字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僂國爲戾

虛者，皆從此道也。』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當爲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三日當爲二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

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爲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

日之喪，是猶果。當爲裸說。文云：袒也。玉篇云：裸，赤體也。謂擻者不恭也。」擻當爲厥說。文云：擻也。一曰跳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

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衆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子。

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乃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善說此字，爲不明，以鬼爲不

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

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此鼓字从支與鐘，鼓字異彼从支與鐘習為聲樂，此足以

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

為下者行之，不必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

「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

聞也。」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句反！句後！句言惑于此說者，請反而後留之坐進復曰：「鄉

者先生之言有可聞為當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

然！夫應孰當為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

而擊蛾也。蛾同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稱述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

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

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魚鳥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子之

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據一本移後。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

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年期而責仕於

子墨子。子墨子舊說二字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舊作亦下同父

死，舊作無一子與本如此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

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吾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

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已上八字舊脫，據一

本故不欲哉？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好美欲富貴者，

不視人猶強為之。此下舊接為善者富之云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據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

必當為不強為之。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遺無從下，今據一本移正。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習會無

稱於孔子乎？下今據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知能無禍福人哉六字。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

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

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之得，以二字舊倒，聞也。子

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

子，子能終身譽之，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

所匿者若此，不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

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据一本移前

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力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兼及猶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今二字倒猶愈亡也。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文選注引無爲字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跛。』舊作跛据文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趾反本或作跂說文云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二字異以爲長，隱。文選注引作偃隱偃音相近亦通以爲廣，言

足以爲長仰身以爲廣偃猶仰不可久也。』

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言子姑無若此子之身亂之矣。

『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白話〕公孟子對墨子說道：「君子人應當拱着手侍立，等待國君發問，問他時他就說，不問他時，他就不說，好像一隻鐘，敲他時，他便響，不敲他時，他便不響。」墨子道：「說法共有三種，你現在不過但知道其中之一罷了，並且你對於這一種的意思也不會弄清楚。倘若王公大人們行淫暴於國家，你去進諫，他們便說你不恭順，你若因左右的人而獻議，他們就說你在議論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下，君子是遲疑着不敢先發言論的。若君主之治理國政，在應付國家的危難，而舉措影響大局，形勢緊急，好比機關之將發動，此時君子就必定要去進諫，人君若用君子說的話，收獲功利後，必定就要任用君子，像這樣雖不去敲他，他也要發出聲音來的。倘若人君行不義之事，雖得有巧妙的方略，去實行軍事的計畫，想去攻打無罪的國家，以推廣自家的土地，收括錢財，這樣出戰必定受屈辱的，並且被攻打的國既受害，而出兵去打人的國也將受害，兩方面都不利，在這類的形勢之下，雖不去敲他，君子人也必定要響的。並且你說：「君子但須拱着手等待人君發問，問他時他便說，不問他時，他便不說，譬如鐘一樣，敲他時，他便發出聲音來，不敲他時，他就沒有聲音。」那麼現在並沒有人來敲你呀，然而你卻來和我說話，你豈不是不敲便響的麼？照你的話說來，你也不是君子人嗎？」

公孟子對墨子說道：「倘若果真做善事的話，誰人會不知道我呢？譬如好巫者雖深居不外出，人家仍去求他，送米做酬報，米總是有多餘的。譬如美貌的女子，雖深居不外出，然而人家仍爭着去向他求婚，至於自己去求配偶，淫奔潛逃，人家反而不要他了，現在你偏向人說你的主義，這是多麼的費力呀？」墨子道：「當今天下亂了，求美的人甚多，美女雖然不出來，自然有更多的人去追求他，但是求善的人極少，你若不勉力的勸人，人家就不會知道你。並且假使此地有兩個人，都善於卜卦起課，一個出外替人家去卜課，另一個登在家裏不出來，這個出外賣卜的和那個登在家內不出來的，兩個比較起來，賣卜所得的米雖多呢？」公孟子道：「出外替人卜課的人得的米多。」墨子說：「仁義若平均，出去向人家勸說的收的功効也較多，我爲何不去勸人相信我的主義呢？」

公孟子大模大樣的，戴着殷制的冠帽，執着朝笏版，穿着儒生的衣服，去見墨子，說：『君子人是先注重服飾，然後再注重行事呢？還是先注重行事，然後纔顧及服飾呢？』墨子道：『君子所重的在於行事，不在於服裝。』公孟子道：『何以見得如此呢？』墨子道：『當初齊桓公戴着高聳的冠帽，繫着寬大的帶子，用金劍和木製的盾牌，以治理國家，結果國家治理。當初晉文公穿粗布的衣服，母羊皮的皮襖，用沒有文采的皮帶去挂劍，去治理國家，結果國家治理。當初楚莊王戴着鮮明的冠帽，華麗的冠纓，穿着寬大的衣服，衣襟也極長大，以治理國家，結果國家治理。當初越王句踐剪去頭髮，赤身露體，身上塗畫着文彩，以治理國家，結果國也治理。這四位國君的服飾雖然不同，行事却是一致的，翟因此知道君子所重的在於行事，不在乎服飾。』公孟子說：『這話很是我聽見說：『曉得一樁好事時，而不當天就去做的，必定要受災禍。』讓我把朝笏版放下，把殷制的冠帽調過，再來見夫子好嗎？』墨子說：『無須如此，就這樣見我好了。若果定要先放下朝笏版，除去殷制的冠帽，然後才見我，不又是注重服飾，過於行事了嗎？』』

公孟子說：『君子人必須講古代的言語，着古代的衣服，然後才稱得起是仁義。』墨子道：『從前商王紂的卿士中，費仲是天下殘暴之人，箕子和微子是天下的聖人，他們同說一樣的言語，然而有的是仁人，有的不是仁人。周公且是天下聖人，管叔是天下殘暴之人，他們雖然穿的是一樣的服裝，但是有的是仁人，有的不是仁人。可見得言語和服裝並不見得一定要是古代的方好，並且你遵從周禮，未曾遵從夏禮，那你所謂的古代還不是古代呀！』』

公孟子對墨子說道：『當初聖王等級的排列，上聖立爲天子，次一等的立爲卿大夫。現在孔子博覽詩書，精於禮樂的制度，對於萬物的情理都知道得很詳細，假使孔子生在聖王之世時，豈不要以孔子爲天子了嗎？』墨子道：『聰明的人一定知道尊重天帝，事奉鬼神，愛護衆人，節省用度，合此數件美德，然後才稱得起是聰明。現在你說：『孔子博覽詩書，精於禮樂，對於一切的事理都知道得很詳細。』就說他可以作天子，這譬如數人家的契齒，

（古代的契，刻竹木以記數，刻的地方參差不齊，好像牙齒一樣，所以叫做契齒）便以爲自己發了財一樣。」

公孟子說：「貧窮或富有，長壽或短命，都由天命所定，是不能夠加以更動的。」他又說：「君子人必須要求學。」

墨子道：「既教人求學，又要執有命之說，這譬如既叫人包起頭髮來，又命人將他的冠帽去掉一樣。」

公孟子對墨子說道：「人的行事雖然有時合乎義，有時不合乎義，然而天降禍福之事是的確沒有的。」墨子道：「古代的聖王都以爲鬼神神明，能降禍福給人，因此他們都執天降禍福之說，所以他們的刑政治理，國家安定，自從桀紂以來，凡是暴君都以爲鬼神並不神明，不能夠降禍福給人，因此他們都堅執無禍福之說，結果他們的政治混亂，國家也危險了，所以先王的書上如箕子篇（周書篇名）上也曾說過：「他傲慢無禮，就要獲到災禍。」這就是說爲惡的就要受罰，行善的就可以獲賞。」

墨子對公孟子說道：「照儒家的喪禮，國君父母妻子和長子死後，要守三年的喪，伯父叔父和兄弟死後，要守一年整的喪，本家親戚死了，要守五個月的喪，姑母姊姊，娘舅外甥若死了，都有幾個月的喪。在不守喪的時候，又要去習音樂吟誦的詩有三百篇，鼓奏的詩有三百篇，歌唱的詩有三百篇，佐舞的詩有三百篇，若照你的話去做，去治儒家的禮樂，那君子何日方會去治理政事，人民何日方會去從事於工作呢？」公孟子道：「國家倘若混亂，就去從事治理，國家倘若太平，就去考究禮樂，國家倘若貧窮，就去努力生產，國家倘若富足，就去研究禮樂。」墨子道：「國家之所以會太平，是因爲你去治理他，所以他才會太平，若一不去治理他，國家立刻就會混亂的，國家之所以能夠富足，是因爲你在勤力的做事，所以他才會富足，若一不去勤力的做事，國家立刻就要轉窮困，所以雖然是關於治理國家，亦必須勉之無已，然後才可以使國家永遠治理，永遠富足。現在你說：「國家平治後，就去研究禮樂，等國家亂了，再去治他。」這譬如等到哽噎時，再去鑿井取水喝，人死了再去找醫生一樣。古時三代的暴戾的君王，如桀紂幽厲等，祇顧考究音樂，不顧人民的疾苦，所以結果自己身被刑戮，國家也滅亡，成爲荒墟之地，而子孫也絕滅，都是這樣做的結果。」

公孟子說：「鬼神是沒有的。」又說：「君子人必須學祭祀。」墨子道：「既然相信沒有鬼神，又要去學祭祀之禮，這也同既知道沒有客人，而去學招待客人的禮節，既已知道沒有魚，還要結魚網一樣。」

公孟子對墨子說道：「你既然以為守三年喪是不對的，那麼你主張守三個月的喪也是不對的了。」墨子道：「你以三年之喪來說，三月之喪不對，這也和打着赤膊的人說揭起衣裳的人不對一樣。」

公孟子對墨子說道：「假使偶然有一件事比別人好，就可以算得聰明了嗎？」墨子道：「愚笨的人也偶然會做一件比別人好的事，然而愚笨的人豈可以就說他是聰明人呢？」

公孟子說：「三年之喪是要學小孩子那樣去依戀父母。」墨子道：「小孩子的知識甚淺，他們但知道依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復得，然而他號啕痛哭不止，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是因為他愚笨之極。那麼現在儒者的知識比小孩子又好到那裏呢？」

墨子問一個儒者道：「為何要為音樂？」儒者道：「音樂以為樂也。」墨子說：「你不會答覆我的問題。現在我問你：「為何要造宮室？」你若說：「冬天可以避寒，夏天可以避暑，並且隔絕內外，可以令男女有分別。」你就將為何要造宮室的原故告訴我了。現在我問你：「為何要造音樂？」你只說：「音樂以為樂也。」這就同我問你：「為何要造宮室？」而你回答我說：「宮室所以為室也。」一樣。」

墨子對程子（程繁）說：「儒者之道有四點足以毀壞天下。儒者以為上天不神明，以為鬼神也不神明，所以天帝和鬼神都不高興了，此事足以令天下毀壞。又主張厚葬久喪，製極厚的棺材，做許多衣被，去裝斂死者，送殯的人極多，像搬家一般熱鬧，守三年喪，哭泣不已，以致身體虛弱，必須攙扶着才能夠立起來，拄着拐杖然後才能夠行走，耳朵都聽不見了，眼睛都看不出了。這事足以令天下毀壞。又彈琴唱歌，擊鼓舞蹈，學習音樂，這事足以令天下毀壞。又以為命由前定，富貴貧賤，長壽短命，國家之治理與否，或是安定危亂，都有一定的，都不是人力所可勉強，在上位的相信這話做去，一定不再努力去辦事，下面的人民若相信這話做去，就一定不肯勤懇的做事，此

事也足以令天下毀滅！程子道：「先生這樣攻擊儒者，也太過分了！」墨子道：「假使儒者本來沒有這四件事，而我這樣說，我就是毀謗他們，現在儒者實在有這四件事，而我這樣說，就並不是毀謗他們，我不過將我所聽得講出來罷了。」程子沒有話說，退了回去。墨子說：「你回來。」程子又走進來，坐下後，又向墨子說道：「適才先生所說的話，也有不對的地方，若照先生的話講，先生豈不是既不稱讚禹，也不反對桀紂嗎？」墨子道：「不是如此，應當商討的就商討，應當爭辯時就爭辯，這才稱得起是聰明。別人用力攻擊你時，你就用力的抵禦，別人未用力攻擊你時，你也不必出全力去抵禦。應當緩商的時候，而你却去爭辯，這譬如抗起車前的橫木去打螞蟻一樣。」

墨子和程子爭辯，墨子引孔子的話來難程子，程子道：「你既然反對儒家，你爲何又來引孔子所說的話呢？」墨子道：「我所引的孔子的話，乃是他說得對的一句話，這句話是不可以更改的，譬如鳥知道天氣要更熱時，就飛往天空極高的去處，魚知道天氣要更熱時，就游到水中最深的地方去，對於這種天氣的預測，雖是禹湯之智，都不及魚和鳥，魚鳥可算得是愚笨無知的了，然而禹湯有時還要去請教他們，現在翟怎麼可以一概不顧孔子的話呢？」

有一個人常往墨子處走動，此人身體甚爲強壯，思想也極靈敏，墨子想他跟他求學，乃對他說道：「你跟我求學，我就替你找官做。」此人被這句好話激動了，乃跟隨墨子求學，過了一年，他向墨子催問，怎麼還不給他找事。墨子道：「我不替你找官做了，你會聽見過魯語嗎？魯國有弟兄五人，父親死後，大哥只顧喫酒，不管葬父親的事，這四個弟弟乃對他說道：『你若替我們把父親葬了，我們就打酒給你喝。』大哥被這句好話激動了，乃將父親給葬了。葬後，他去向他的四位兄弟要酒喝，四個兄弟說：『我們沒有酒給你喫，你葬你的父親，我葬我的父親，父親也不是我一個人，你若不葬父親，人家要笑你的，所以我們勸勉你。』現在你在行義，我也在行義，道義也不是我一個人，但是你若不求學，人家是要笑你的，所以我用這話來勸勉你。」此人聽了墨子這一席話後，也不

再要做官了。

有一個人常往墨子處去，墨子說：「你何不來求學呢？」答道：「我的族人中沒有人求學的。」墨子說：「這話不對。喜歡美色的也有說：『我的族人中沒有人喜歡美色。』因此就不喜歡美色的嗎？人都想富貴，也有人說：『我的族人中沒有人喜歡富貴。』他自己因此也就不想富貴的吗？喜歡美色同想富貴，不管旁人如何，自己總要這樣的去做，何況義理乃是天下最偉大的東西呢？你何必一定要去看旁人的樣子？你自己勉力的去做好了。」

有一個人跟墨子求學，他有一次問墨子道：「先生以爲鬼神神明，能降禍福給人，使善良的人富有，令暴戾的人獲到災禍。現在我侍奉先生的時候，也很久了，然而不會見先生得到天降的福澤，難道因爲先生說的話有不對的地方嗎？還是因爲鬼神不神明呢？我爲何也得不到天降的福澤呢？」墨子道：「你雖然不會得到福澤，但是我說的話何嘗不是好話，鬼神又何嘗不是神明的呢？你會聽說隱藏罪犯的人，也有罪過的嗎？」回說：「我不會聽見說過。」墨子道：「現在假使此地有一個人，他的才能勝過你十倍，你能稱讚他十次，只稱讚你自己一次嗎？」回說：「我不能夠。」墨子道：「現使有一個人，他的才能過你百倍，你能夠一輩子稱讚他的好處，一次都不提到你自己嗎？」回說：「我不能夠。」墨子道：「隱藏一個罪犯，尚且有罪，何況你現在掩藏這麼許多人的善處，你將有更大的罪過，還要求些甚麼福澤呢？」

墨子生病，跌鼻，乃問墨子道：「先生以爲鬼神神明，能降禍福給人類。做好事的就得到賞賜，做壞事的就得到懲罰。現在先生乃是聖人，怎麼會害起病來？難道因爲先生說的話其中有不好的地方嗎？還是因爲鬼神並不神明呢？」墨子道：「我雖然生病，但是何以見得鬼神不神明呢？人得病的原因甚多，有時由冷熱不調而致病，有時因爲勞苦過度而致病，譬如一個房子有一百扇門，你只關閉了一扇門，盜賊就不能進來了嗎？」

弟子們有的來請墨子，要學習射箭，墨子說：「不成。聰明人做事，一定要先量自己的力量，做得到的，再做。國士（全國才能出衆的人）尚且不能同時顧及打仗和扶人，何況你們並非國士，怎麼能夠既求學又習射，令二者都

成功呢？」

弟子們向墨子請求道：「告子雖然談道義，然而他說先生的行事不好，請先生棄絕了他。」墨子說：「不可以。他雖然毀訾我的行事，但是還稱讚我的言語，這總比沒有他好些。假使此地有一個人，我極不喜歡他，但是此人知道尊敬上天，事奉鬼神，博愛衆人，那麼此人雖不和我相好，我終以爲有此人總比沒有此人好。現在告子談話極敏捷，稱道仁義，他雖然毀訾我，我以爲這總比沒有這個人好些。」

弟子們對墨子說道：「告子足以行仁義之道。」墨子說：「不見得吧，告子之行仁義，譬如墊起腳來使身體長，擄起身體來使他闊，這是不能夠經久的。」

告子對墨子說道：「我能治理國家，經營政事。」墨子道：「治理國政，不能光靠鬻空說，得親自做去纔行，現在你光鬻裏空講，自己又不去實行，你本身先就亂了。你連你本身都治理不了，你怎麼能夠去治理國家呢？你姑且不必這樣講吧，你的本身已經亂了！」

魯問

魯君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

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言非此之爲願無可爲者。」

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

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倅字異文作倅，倅讀如倉倅可謂利乎？」

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

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之言持刀

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斃百姓，舊作斃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斃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勿改亂之孰將受其不祥？」

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當脫魯字陽文君曰：「今使魯謂魯四境之內，大

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

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賤，則寡人

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

攻鄭，天誅刀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

世殺其父，其事詳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

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

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禮辭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吾一本如此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舊二字倒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作一本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詳末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類字俗寫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

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

云古影字或以此為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洪，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

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

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庸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尚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

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

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

墨子曰：『未可知也，或為所賞與，舊作興，以意改。為是也。鈞者之恭，鈞字俗寫，從魚，戴文類聚引作鈞，案

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為大都出自六朝。凡泰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非為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餌鼠以蟲，舊

作餌，非據戴文類聚改。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

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愠，是猶欲

糶，糶讐則愠也，售字正，作讐。豈不費哉？』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太平御覽引作吳慮。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

『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

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句然後

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籍音字其不能飽天下之
 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感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
 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感然後
 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
 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說當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
 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句不織而衣，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
 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
 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教人耕而獨耕
 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
皆从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
 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
 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舊作說下，同此謂公尙過曰：「先生苟

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亡入己以封子墨子。公尙過
 許諾，遂為公尙過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

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一本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翟舊作翟，下同以意。 鈞之糶，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越王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

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之意，若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始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用此文義，翟亦當爲義糶。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洏，說文云：憲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

子墨子曰：出詳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短如短，聲。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句家厚於始也。有家厚，句謹祭

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卅肺，四字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

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

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

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駕古字只作奴一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

孟山譽王子闔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闔斧鉞鈎要，此正字餘文作腰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謂之

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闔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况於楚國乎？」遂而不為。說文云遂亡也。從辵，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為遂字而忘其本家。從意也。

子闔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于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

矣，然而未仁也。」

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說文云：靳，當膺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

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舊有

一本無自魯南游楚焉。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始為舟戰之器，引作具。作為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

者強之。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鈎，拒退則鈎之逢則拒之也。量其鈎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

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

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我鈎強，我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

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一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

也。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強，猶若相害

也。故我義之鈎強，賢子舟戰之鈎強。」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鶻，太平御覽引作鶻。成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案墨子削竹以爲鶻，鶻三日不行者，彼誤。公輸子自以

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鶻也，不如翟。太平御覽引作匠。之為車轄。太平御覽有也字。須臾，劉三

寸之木，劉鏡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豎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韓非子云墨子爲木鸞三年而成畫一日而敗第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鸞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鸞二年成畫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太巧巧爲輓拙爲鸞與此異也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一作與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白話〕魯君問墨子道：『我恐怕齊國要攻打我國，有甚麼方法可以救我國嗎？』墨子道：『有的。從前三代的聖王，如禹湯文武，都是地方百里的諸侯。但是因爲他們很忠誠，力行道義，所以結果取有天下。三代的暴戾的君王，如桀紂幽厲，他們暴虐百姓，百姓都怨恨他們，所以結果他們將天下失去。我希望主君（指魯君）上面尊敬天帝，事奉鬼神，下面愛護百姓，替百姓求福利，用極貴重的皮幣，極卑恭的措辭，疾速去向西隣的諸侯行聘禮，連絡他們，然後率領全國的民衆，去抵抗敵人，如此齊國之患就可以解除了。除此以外，沒有旁的方法可以救魯國了。』齊國要去攻打魯國，墨子對項子牛（齊國的將官）說道：『攻打魯國實在齊國的一件大過錯。從前吳王往東面去攻打越國，將越王囚禁在會稽山上，西面去攻打楚國，楚昭王出走，逃往隨去，又北面去攻打齊國，把國子（國書是齊國的大將）捉獲，帶回吳國。諸侯都聯合起來去復仇，百姓因勞苦過甚，都心中怨恨，不肯供驅使，所以結果國家滅亡，成爲荒墟之地，自己也身被刑戮之誅。從前智伯起兵攻打范氏和中行氏，兼并了三晉之地，諸侯大家聯合起來報仇，百姓因爲勞苦過甚，心中怨恨不服，不肯供他驅使，所以結果國家滅亡，成爲荒墟之地，自己也身被刑戮之禍。這都是由於好攻戰的原故。所以大國之攻打小國，雙方都受到損害，所施給人家的禍患，結果是必定要還給自己的。』

墨子去見齊大王（即齊太公田和）道：「假使此地有一柄刀，有一個拿了這柄刀去試砍人頭，一下就把人的頭給斫了下來，這柄刀算得鋒利嗎？」大王說：「這刀很鋒利。」墨子道：「多試斫幾個人的頭，也都一下就斫了下來，這柄刀算得鋒利嗎？」大王說：「這刀很鋒利。」墨子道：「刀是鋒利的了，但是試刀的結果誰受到災禍呢？」大王說：「刀受到鋒利之名，試刀的將受到凶禍。」墨子道：「兼并他人的國家，殲滅人家的軍隊，殺害百姓，結果誰應當得到凶禍呢？」大王低下頭來想了一會，答道：「我應當得到凶禍。」

魯陽文君要去攻打鄭國，墨子聽了這個消息後，立刻去勸止他，對魯陽文君說道：「假使現在魯陽四境之內，大的都邑都去攻打小的都邑，大的人家都去攻打小的人家，將人家殺了，把人家的牛馬猪狗，布帛粟米，以及錢財，都搶了去，你預備怎麼辦呢？」魯陽文君道：「魯陽四境之內都是寡人的臣民，假使現在大的都邑去攻打小的都邑，大的人家去攻打小的人家，搶奪人家的錢財，那寡人必定要嚴厲的處罰他們。」墨子道：「上天之兼有天下，也和人君之兼有四境之內一樣，現在你起兵去攻打鄭國，上天就不會誅罰你了嗎？」魯陽文君道：「先生爲何要勸止我不要去攻打鄭國呢？」我攻打鄭國乃是順着上天的意志，鄭人兩代都將國君殺了，（鄭人殺了哀公，更立共公，共公死後，幽公即位，韓武子伐鄭時，又將幽公給殺了。）上天降下誅罰，令鄭國三年都饑荒沒有收成，我要輔助上天去誅罰他們。」墨子道：「鄭人兩代都將國君殺死，於是天降誅罰，令鄭國三年都饑荒沒有收成，天的誅罰已經夠了，現在你又要起兵去攻打鄭國，說「我之攻打鄭國，是順從天的意志。」這譬比此地有一個人，他的兒使氣不肯學好，他已經打了他一頓，他的隣人又舉起木頭來打他，說：「我打他是順着他的父親的意志。」這是多麼荒謬無理呀！」

墨子對魯陽文君說道：「人君攻打隣國，殺戮該國的人民，奪取人家的牛馬粟米和錢財後，就記在竹簡和素帛上，刻在金石上面，鐘鼎上面鑄着銘詞，傳給後世的子孫，說：「我的戰功，人家都比不上。」現在假使一個平民也攻打他的隣家，殺死鄰人，奪取人家的猪狗食糧和衣服，也將這事記在竹簡和素帛上，做些銘詞留在坐席和俎

豆上面，留給後世的子孫說：「我的戰功別人都不上！」這可以嗎？」魯陽文君道：「很對，聽你的話後，可得見天下人所認爲對的事未必一定對啊！」

墨子對魯陽文君說道：「世俗的君子對於小事明白，對於大事反都不明白，現在假使此地有一個人偷人家一條狗，或是一口猪，大家就說他不仁愛，但是若竊取一國家，或是一個都邑，大家就以爲他合乎義。這譬比看見少許白時，就說是白色，多看見些白色時，反說那是黑色一樣，所以世俗的君子但明白小事，不明白大事，也和人黑白不分一樣。」

魯陽文君對墨子說道：「楚國的南面有一個喫人國，相傳該國的人凡是生了第一個孩子時，就將他肢解喫了，說這樣宜弟，假使滋味好的話，還要送給國君去喫，國君喫得高興時，還要賞賜孩子的父親，這真是一種壞風俗。」墨子道：「雖是中國的風俗，也是如此啊，殺死人家的父親（意思是出兵打仗，令人民戰死）賞賜死者的孩子，這和喫了人家的孩子，賞賜孩子的父親，有甚麼分別呢？若不用仁義去治國，這和蠻夷之人喫孩子的有甚麼區別呢？」

魯君的一個寵幸的臣子死了，魯國有一個人做了一篇誄頌揚他，魯君看見了很喜歡，遂用此人做官。墨子聽見這事，乃說道：「誄乃是稱述死人的意志的文章，現在因爲喜歡這篇文章，就用此人做官，所用並非所長，這好像用馬去耕田一樣。」

魯陽文君對墨子說道：「有人告訴我一個忠臣，說這個臣子，國君令他抬起頭來，他就抬起頭來，令他低下頭去，他就低下頭去，不動時，他就不響，呼喊他時，他就回應，這可以算得忠臣了吧？」墨子道：「令他低下頭去，他就低下頭去，令他抬起頭來，他就抬起頭來，這和影子一樣，不動時，他就不響，呼喊時，他就回應，這和回聲一樣，君從影子和回聲能得到些甚麼好處呢？我所以爲的忠臣和這個不同，主上有過錯時，他就乘間進諫，自己有好計畫時，就去進獻給主上，不敢告訴外人，匡佐主上，使他不流入邪惡，使他日新月善，只知舉用賢人，不知私結黨派，使

主上享受美善之名，臣下分受仇怨之實，主上安樂，人臣憂苦，這才是翟所以爲的忠臣。」

魯君對墨子說：「我有兩個兒子，一個喜歡求學，還有一個喜歡分給別人錢財，你看我立那一個做太子好呢？」墨子道：「光從這一點是不能曉得的，或者他們好求學與分散錢爲的，想得到賞賜與好名聲，譬比釣魚的那樣恭敬，他並不是在尊重魚，放毒藥在食物內給老鼠喫，這並不是喜歡老鼠，我希望主君能夠在觀察他們的行事外，更同時體會他們的用意。」

魯國有一個人請墨子教他的兒子，兒子後來因爲打仗死了，他的父親來責備墨子，墨子道：「你要我教你的兒子，現在你的兒子已經學成功了，因爲戰事而死，你遂發怒，這就和想賣米的等米賣出後發怒一樣，這是多麼荒謬無理呀！」

魯國的南鄙有一個人，名叫吳慮的，冬天製陶器，夏天耕田，將自己比作和舜一樣，墨子聽見這事，乃去會見他。吳慮對墨子說道：「義啊！義啊！這何須你說呢？」墨子道：「你所謂義者，也有力量足夠去替人家服務，有貨財足夠分給別人嗎？」吳慮說：「有的。」墨子道：「翟曾考慮過，翟曾想去耕田，使天下人都得有糧食喫，但是僅我的力量，不過只抵一個農夫，一個農夫耕田所收的粟米，分給天下的人時，每人尙派不到一升米，就假使每人能得，到一升米，這也不能令天下飢餓的人飽足，這是很明顯的事，翟也會想到去紡織，使天下的人都得有衣服穿，但是僅我的力量，不過只抵得一個婦人，一個婦人紡織所成的衣服，分給天下的人時，每人尙派不到一尺布，就假使每人都能得一尺布時，這也不能就令天下貧寒的人煖和，這是極爲明顯的事，翟會想到去被着堅固的鎧甲，執着銳利的兵器，去救諸侯的患難，但是僅我的力量，不過只抵得一名兵士，一個兵士雖用力打仗，也不能統御三軍，這也是極爲明顯的事，所以翟以爲不如稱述先生的道術，研究先王的學說，精通聖人的言語，細察他們的文辭，上面去游說王公大人，下面去曉喻平民和步行的人士，王公大人們若用我的話，國家必定可以治理，平民和步行的人士若用我的話，自己的品行就可改好，所以翟以爲雖不去耕田紡織，然而其功勞遠過於耕田和紡織。」

「吳慮說：『義啊！義啊！這何用你說呢？』墨子道：『假使天下人都不知道去耕田，那麼教人耕田的，不教人耕田的，以及獨自去耕田的，這三種人誰的功勞最大呢？』吳慮說：『教人耕田的功勞最大。』墨子道：『假使去攻打不義之國，那麼擊鼓令衆人進戰的，不擊鼓令人進戰的，以及獨自進戰的，這三種人誰的功勞最大？』吳慮道：『擊鼓指揮衆人進戰的功勞最大。』墨子道：『天下的平民和步行的士人少有知道義的，那麼教天下的人行義，功勞也比較頂大，爲何不向人家去說呢？別人若因爲我的鼓勵而行義，那麼我自己不也更於道義了嗎？』

墨子令公尙過往越國去，公尙過去向越王陳說計畫，越王大爲高興，對公尙過說道：『先生若能使墨子到越國來教寡人，寡人願分故吳的地方五百里封他。』公尙過答應了，越王於是替公尙過備了二百輛車子，去往魯國迎接墨子，公尙過說：『我以夫子之道去，向越王陳說，越王大喜，對過說道：『你若能令墨子到越國來教寡人，寡人願分吳國的地方五百里封他。』墨子對公尙過說：『你看越王的用意怎樣？假使越王要聽我的言語，用我的道術，我就往越國去，不過喫一個人所需的食糧，穿一個人所需的衣服，和越王的羣臣一律，又何須要受封呢？假使越王不聽我的言語，不用我的道術，而我卻到越國去，我不是去出賣義嗎？既然是出賣義，我也在中國賣，何必要往越國去賣呢？』

墨子令魏越去往各國游歷，魏越道：『見了四方的君子時，應當先說甚麼呢？』墨子道：『凡到一個國內，必須揀該國所急需的講。國家若昏亂，就說尊重賢人，國家若貧窮，就說節省用度，節省葬禮，國內的人若喜歡聽音樂，飲酒，就向他們講反對音樂，反對命運論，國內的人若荒淫邪僻，行事無禮，就對他們講尊敬上天，事奉鬼神，國內的人若好爭奪侵陵，就向他們講兼愛衆人，反對戰爭，所以說：『須揀該國所急需的講。』』

墨子薦曹公子到宋國做官，過了三年後回來，看見墨子說道：『當初我在夫子這裏求學時，穿着短的粗布衣服，雖是野菜的飯，尙且早晨喫了一頓，晚上得不到第二頓，所以不能夠去祭祀鬼神，現在因爲夫子的原故，家內較從前富足了，因爲家道小康，所以小心的去祭祀鬼神，然而人口多死亡，六畜都不蕃殖，自己又身染疾病，我

不知道先生的道術有甚麼用處！」墨子說：「不對！鬼神所希望人做的事甚多，鬼神想人官爵高了，就讓給賢人，錢財多了，就分給窮人。鬼神那裏就要喫那點黍飯和祭肺，貪圖少許飲食呢？現在你身處高位，享受爵祿，而不讓給賢人，這是一樁不吉祥的事，有很多的錢財，而不分給窮人，這是第二樁不祥之事。現在你事奉鬼神，不過祭祀而已，就說：「怎麼會生病的？」這譬比房屋有一百扇門，你只關閉了其中的一扇門，便說：「盜賊怎麼會進來？」一樣。這樣去，向有靈的鬼神求福，那怎麼成呢？」

魯祝用一頭小豬去祭祀，求鬼神降百福，墨子聽見這事說道：「這樣是不可以的。現在若給人家少許東西，便希望人家還報許多東西，那麼人家以後就唯恐你再給他東西了。現在用一隻小豬去祭祀，就要求鬼神降百福，那麼以後鬼神就唯恐人再用牛羊去祭祀他了。古代的聖王事奉鬼神，但祭祀而已，並不去求福。現在用一隻小豬祭祀，就要向鬼神求百福，那富足可以祭祀鬼神，還不如貧窮無力祭祀的好呢？」

彭輕對墨子說道：「已往的事可以知道，未來的事是不能夠知道的。」墨子道：「假使你的父母在百里以外的地方，忽然遇到危難之事，在一天之內，你要趕到那裏去救他們，他們就可以活，你若趕不到那裏，他們就要死的。現在此地有一輛堅固的車子，和一匹好馬，又有一匹壞馬，和多角輪盤的車子，任你選擇，你要用那一匹馬，那一輛車子呢？」彭輕道：「乘好馬和堅固的車子，可以快些到。」墨子道：「這樣看來，未來的事怎麼不可以先知道呢？」

孟山誇讚王子闔道：「從前白公之亂時，叛徒脅持王子闔，拿斧鉞鉤住他的腰，刀劍抵住他的心，對他說：「你做楚王，就讓你活，不肯做楚王，就要你死。」王子闔道：「怎麼這樣侮辱我，殺了我的親人，再令我做楚王，若不合於義，雖拿天下給我，我都不肯，何況楚國？」情願被殺死，終不肯做。王子闔這人真仁義啊！」墨子道：「這事雖是很難做的，但是也并不仁呀。倘若王子闔以為楚王無道，他為何不接王位去治理楚國呢？他若以為白公不義，他為何不接受王位，然後誅討白公，使楚王復位呢？所以說，這事雖是很難做到的，但是究竟還不合乎仁義哩。」

墨子命勝綽（墨子的弟子）去輔佐項子牛，項子牛三次去侵佔魯地，勝綽三次都隨從着他，墨子聽見了，命高孫子（也是墨子的弟）去斥退他，說：「我之所以要派綽去，是要他矯正項子牛的驕矜偏僻，現在綽的俸祿既厚，遂欺詐夫子（指項子牛），夫子三次侵佔魯地，而綽三次都隨從着他，這譬如馬要前進時，你反去用鞭子抽他前面當胸的皮一樣（自己困擾自己的意思）。」翟聽說：「背裏說行義，而實際却不去做，就是明知故犯。」綽並不是不知道才這樣做，是因利祿之心戰勝了他爲義之心。」

從前楚人和越人在長江裏水戰，楚人順流而進，逆流而退，見利前進時甚容易，見不利後退時極難；越人逆流而進，順流而退，見有利前進時雖較難，見不利後退時却極容易，越人因爲佔了這種優勢，所以連將楚擊敗。後來公輸子（卽公輸般）由魯國南行到了楚國，乃替楚人製造戰船上用的利器，做成鉤子和鐵鉅，要退時用鉤子鈎，要進時用鐵鉅穿，量好鉤子和鐵鉅的長度，更定製船上用的兵器，楚人的兵器都有節度，越人用的兵器都是沒有節度的，楚人因爲佔了這種優勢，所以連將越人擊敗。公輸子以爲自己巧妙極了，對墨子說道：「我用兵船水戰，有鉤子和鐵鉅，不知道你行義也有鉤子和鐵鉅嗎？」墨子說：「我行義用的鉤子和鐵鉅，比你水戰戰船上用的鉤子和鐵鉅好。我的鉤子和鐵鉅是這樣的：我用仁愛去鈎引人，斥恭敬去應付人，不用仁愛去鈎引人家，就不和你親近，不用恭敬去應付，就輕慢得快，既輕慢無禮，不相親近，就容易分離。所以互相親愛，互相敬重，使對方都能受到利益。現在你用鉤子鈎人，人家也會用鉤子鈎你，使你不能後退，你用鐵鉅去抵拒人，人家也用鐵鉅來抵拒你，互相用鉤子鈎，用鐵鉅抵，互相賊害，所以我行義用的鉤子和鐵鉅，比你水戰戰船上用的鉤子和鐵鉅好。」

公輸子削竹子和木頭製成一隻木鸛，造成後放上天去飛，三天都不降落下來。公輸子自己以爲再巧妙也沒有了，墨子對公輸子說道：「你製造的木鸛尚不如我造的車轄（轄是車輪軸兩端的門子），巧造車轄時，祇需片刻的工夫，就可以斲成三寸的木頭，可以用來載五十石重量的貨物，所以要論到東西的功用，有利於人的就謂之巧，不利於人的就謂之笨拙。」

公輸子對墨子說道：「不會見到你前，我頗想得，有宋國治理，但是自從見過你後，若不合乎義，雖將宋國送給我，我都不要。」墨子道：「翟不會晤會你時，你想得有宋國治理，自從翟得見你後，若不合乎義，雖將宋國給你，你都不肯要，這不是等於我將宋國送給你了嗎？你努力去行義，翟還要將天下贈給你呢？」

公輸

公輸盤

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

為楚造雲梯之械成

張湛列子注云雲梯可以凌虛

將以攻宋

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

御覽云尸子云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

子墨子聞之

起於齊

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

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

子聞之自魯往蒙裳裹足十日至郢

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

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

千一本作是

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

太平御覽引作階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

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

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

「然乎不已乎？」

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

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

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

之，舍其錦繡，

巴上十一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輿即輿異文耳

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

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

太平御覽作耳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

方五百里。七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太平御覽引敝作樊輦即輿異文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

御覽滿作盈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此猶梁肉之與

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桲豫章。說文無楸字玉篇云鼻縣切楸木似豫章尸子作梗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豎之

作王之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王曰：「善哉！雖然

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設以攻宋易為弗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昔此文已為後人所節與於是見

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襟為械。舊作襟太平御覽引作襟北堂書抄作襟案作襟者是也襟省為襟說文云南楚謂禪衣曰襟玉篇云襟徒類切禪衣也襟同又案陳孔

庫為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禁帶為垢折箸為械則似以意改用之公輸盤九設攻城，太平御覽引有具字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

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有餘。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攻之械墨子設

於是乃偃兵轍不攻宋俱多于此文公輸盤詘。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

「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文選注引有者字吾不言。」文選注引有之字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

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文選注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

之器，史記集解引圍作國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後漢書注引作楚無

攻宋。史記集解引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鹿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

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白話〕公輸盤（即公輸般）替楚國製造雲梯等攻城的器械，預備去攻打宋國。墨子聽見了這個消息後，從魯國起程趕去，撕裂了衣裳，裹起走傷了的脚，日夜行走不停，走了十天十夜，趕到楚國的都城郢，去見公輸盤。公輸盤說：『夫子有何事見教呢？』墨子說：『北方有一個人傲慢無禮，我想借你的力量去殺掉他。』公輸盤聽了不高興。墨子說：『讓我送你十金，以爲酬報。』公輸盤說：『我秉義而行，不能妄殺人。』墨子聽了這話，乃起來向公輸盤再拜道：『請聽我說，我在北方聽見你在造雲梯，預備去攻打宋國。宋國有甚麼罪過？楚國的土地有餘，人民不足，現在出兵攻戰，殺了所不足的人，去爭有多餘的土地，這不能算得是聰明；宋國沒有罪過，而你去打他，這不能算得仁愛；你知道這事不對，又不向楚王諫諍，這不能算得忠心；若諫諍後而楚王不聽，就不能算得剛強秉義而行，不肯殺少數的人，現在反要去殺多數的人，這就是不知輕重。』公輸盤爲墨子的話所折服。墨子道：『既然如此，你何不停止攻打宋國呢？』公輸盤說：『不行，我已經對楚王說過了。』墨子道：『何不引我去見王呢？』公輸盤答應道：『是了。』墨子去見楚王，說道：『聽說大王將要攻打宋國，有這事嗎？』楚王說：『有的。』墨子說：『現在假使此地有一個人，不要他自己的畫文彩的車子，鄰人有輛破車子，他反要去偷，不要他自己的錦繡的衣服，鄰人有件粗布的短襖，他反要去偷，不要他自己的米和肉，鄰人有酒滓和粗米屑，他反要去偷，這是何等樣人呢？』楚王說：『這人必定有偷東西的毛病了。』墨子說：『楚國的地方五千里，宋國的地方只有五百里，二者相較，就和畫文彩的車子之於破舊的車子一樣；楚國有雲夢之澤，內裏充滿了犀牛野牛和麋鹿，長江漢水出產魚鱉黿鼉，是天下出產最豐富的地方，宋國所謂是「沒有野雞兔子和鯽魚的地方」，二者相較，就和米肉之於酒滓米屑一樣；楚國有長松文樅楸豫章等樹，宋國沒有一樣好樹木，二者相較，又和錦繡之於粗布的短襖一樣了。這樣看來，大王派人去攻打宋國，不是和我所說的這人一樣嗎？臣以爲大王必定要有傷於義，結果是得不到好處的。』楚王說：『這話真對，但是公輸盤已經在替我造雲梯，必定可以取有宋國。』於是墨子去見公輸盤，墨子將衣帶解下來當作城牆，取些小木札當守城的器械。公輸般九次設攻城的機變，墨子九次設法抵禦，公輸盤

的攻城器械已經用盡，墨子防守的方法仍舊有餘，公輸盤為之屈服，他說：『我知道怎樣抵禦你了，我不講出來。』墨子也說：『我知道你怎樣抵禦我了，我也不講出來。』楚王問這是甚麼原故，墨子道：『公輸子的意思不過要把臣殺掉，他以為把臣殺死後，宋國無人守禦，楚人就可以進攻了。但是臣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經預先經臣教好，現在已經用臣的守禦的器械在宋國的城上守候楚兵了，雖把臣殺了，也不能禁絕他們。』楚王說：『這話甚是，我們不要再去打宋國了。』墨子既勸止了楚王，救了宋國，乃起程回魯國。經過宋國時，適逢着天下雨，墨子乃往一個里門內去避雨，守里門的人以為他是楚國的間諜，不許他進去，所以說：『做事神祕不測的，衆人都不知道他的功勞，至於在明處爭執的，有一點功勞，衆人都知道。』

備城門 說文云備慎也備具也經典通用備為荷具之字此二義俱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見論語諸侯畔殷周之國，殷盛也孫云爾雅云殷中

也言周之中葉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

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以所攻者，臨一作隆孔穎達正義云臨者在上臨下之名鉤，二詩傳云鉤

鉤引上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輶陷轍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大鐵著其轆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

之法按輶字梯四案即堙五一本作湮案當為聖俗加土說文云堙塞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具理通典云於城

正字衝假音運土人以防攻擊者注云即孫子所謂距闔也擊地為道行於城

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後而燒之柱折檣部城摧水穴七突入空洞九蟻附十同蟻孫子云

蟻附注云使卒徐城輶十一太平御覽云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器攻圍邑有輶輶諸衝城守則有雲梯飛樓

上如蟻緣城殺士也輶周遷與服雜事曰積溫今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撞之至敵城下說文云輶准陽名車

穹隆輶玉篇云輶輶兵車作輶輶音相近說文類聚引孫子又作份溫通典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軒車二十

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推粟言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盧云此下當有而君用之四字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懸門，太平御覽增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句門扇作

問扇據下文改數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舊土扇作土扇非通典守拒法云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

比扇，說文云塹阮也塹長以力，詳字未為度，塹之末為之懸，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

舊作幕據下文改孔，舊作攷以意改之，疑脫各為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已上懸門之法

救車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說文云棧棚也塗之，涂字俗寫从土本書迎敵祠亦只作涂通典守拒法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

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麻一升草一盆也門扇薄植，說文云薄假音字皆鑿半尺，一寸一

漆七，長二尺，說文云織戈也見疑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有

名一垂水，垂鑿字小自文說文云鑿小口器也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

門植關必環錮，言扇固之環與扇音相近以錮，此疑金若鐵鑠之，說文云鑠鑠也此與鑠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門關再重鑠之

以鐵，必堅梳關，梳字未詳疑作瑣關二尺梳關一竟，管字假音春秋左氏云北門之管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貌疑視字

及視關人桓淺深，桓表也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已上救車火之法

城上二步一渠，高誘注渠向于渠，渠漸也案漸同壘。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二步一荅，漢書注荅林曰云平

荅鐵疾，藜也。廣九尺，袤舊作表，漢書注改。十二尺。前漢書注云晏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三步則文當為長辟同臂。二步置連梃，

舊作挺以意改說文云挺一枚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已

渠荅之法

二步一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階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為

矢節，毋以竹箭。楷趙渡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衛。疑衛字文未詳。及櫛縱，已上木弩之法。

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漢後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舊千作中據改。毋百，盧云疑云毋下百脫字或尚有脫字。以元

疾犁，此正字漢書注作羨黎非通典守拒法云敵若木驢攻城用鐵羨黎下而致之。壁皆可善方。疑繕。二步積笠，舊作笠一本作至。大一圍，長丈二

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蠱，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瓮，喪

也。下端堅約弋。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據太平御覽增。

有鐵鑿，鑿字假音說文云鑿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甌曰鑿。容石以上者一，太平御覽引作容戒以

為湯。已上積石笠狗屍搏竈之法。及持沙，毋下千石。毋下猶言毋過。

三十步置坐候樓，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候樓以版跳出為樓與四外烽火晝夜曉視。樓出於堞四尺，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堞省文。廣三尺，廣

四尺，當云下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傳之，夏蓋瓦上。五十步一藉車，疑即樂車樂藉音相近。藉車必為鐵纂，說文云纂

軸也纂假音字。五十步一井屏，當為井。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關籥守之。五十步積

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縱舊非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丁上稱議，衰殺之。言稱此而議減其上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物居，

同。漢書注如淳曰：「陸近邊，故墮之意。」出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甕。舊作百步，再再十以木為

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作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櫳，文說

云櫳大，櫳廣四尺，高八尺，為衝術。百步為幽牘，詳未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大樓，舊大

乃可以為使鬪。俾倪，說文云：俾倪，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俾倪，衆經音義云：二倉云：俾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倉作頓塊，又作埤墩。廣三尺，高二尺五寸，

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已上候樓井櫳，木樓井櫳，櫳曲

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鯉三尺，鯉，文去堞五寸。夫，夫字俱未詳，疑卽長丈二尺，臂長

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舊作兩，以意改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鯉渠，鑿坎覆以瓦，

冬日以中脫一字，或息字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十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舊

一五，十步一廁，與下同園。說文云：廁，則也。見爾雅。不得操，有挾持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

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擗詳字未擗勇，必

重土，舊作土，以意改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為樓，加藉幕。舊作幕，以意改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

皆毋得有室，若他，舊作也，以意改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疑周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

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通典守拒法云城上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屬一吏士，一帛尉。帛尉同百

步一亭，高垣丈四丈，厚四尺，為闔門兩扇，說文云闔特立之戶上闔下方有似圭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

有序言以資格忠信可任事者。已上渠表藉車道樓

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粃，說文云稷穀皮也康或省杯疑字假音通典守拒馬矢，舊作夫掘太平御覽引

失通典云擲之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澹，疑渠澹假音字澹與澹同淮南子泥論云渠澹以守高誘注

藉車，行棧行樓，到頡臯連挺長斧長椎長茲，疑鍊字通典守拒法距飛衝懸上批屈樓五十

步一堞，下為爵穴，舊作內三尺而為一薪臯，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當為瓦石重二升以

上，疑衍一城上沙，舊作沙下同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鑕焉，舊作錯据上與沙同處。木大二圍，

長丈二尺以上善耿，言連其本丁舊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

使辛疑薪急為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

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詳未使重室乎，字疑子居丁上候適，敵字假音史

視丁儻狀，能即態字說文與丁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為穴，舊作內而來，我函使穴師，

選木匠而穴之為之，且當為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舊作盡上

之，言民室中所不從令者斬。

昔築當云七尺一居屬，疑疑五步一壘，五築有錡，說文云錡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

柄長八尺，十步一鬪。當爲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斤兩端三步一。下有說文已上并渠詹雜器等之法

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玉篇云壕，高切。城壕也。也。字疑深以廣樓，擄盾守備。說文玉篇無擄，集韻云擄，或作擄。字說文云擄，厚也。

玉篇食尹，詳盡二切。繕利薪食，足以支。舊作文以意改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舊作尺以意改，下當有以字。和大臣有功勞

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

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

畏也。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

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與此文相似，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

城圍

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丁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他。舊作也，以意改也。大

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說文云：署，部而毋換其養。禮

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舊作收，以意改。諸益，糞耕積之城下。耕疑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

得有室，爲周官桓吏。疑云周宮桓吏四尺爲倪。牌倪也，古只作此，作現者俗。行棧內閉，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

百步，牆桓樹木，小大盡壞伐。舊作代以意改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僎近。說文云：尼，從後，近之，僎，即路，假音字。若城

場家爲扈樓。禮記檀弓云：扈，扈陸德明音義云：音戶，廣也大也。立竹箭，天中守。矢疑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

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二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下脫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

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丈夫丁女老小共四十人城下樓

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客舊作宥馮面而蛾傳之

主人，則先知之。二字疑倒主人利。言主人先知則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同十萬物之象。一作數攻無過四隊

者，上術廣五十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

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千皆當凡千人。十當云四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

數也。

使老小不專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填。誅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

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丁故人，乃疑及丁積。填字章也。填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識人及有印信者止之

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率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當為

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

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言以所穴之土築垣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水濁者穴此穴土

也。急壘城內，玉篇云壘同壘穴，丁舊作內亦土直之。直當也說文云直正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舊作傳城

足悉地丈五尺，言視城足之高于地丈五尺者穿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

薄鞞革，即通典所云以新罌也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

文選注引云若

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城幕罌內，井使聽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鞞內，井中使聽者伏罌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擊迎之。云云，即其法也。令陶者為月明，詳長二尺五寸。

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偃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下迫地，置康若矢，柱者勿燒，柱者勿

燒。四字柱善塗其竇際，也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穴。善作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矢。善作

意改下同，丁中。康即藤字勿滿，矢康長五寶，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為竈，令如窰。說文云窰燒瓦

正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遇。舊作愚以頓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

令明習。舊作瞿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擊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

聽云以板於外，密覆穴口連版以穴，高下廣狹為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丁版令容矛。舊作子

參分丁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版，善作攸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舊作弓

版而郟。此命字遇一竇而塞之，鑿丁竈通丁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徙。舊作徒穴內聽穴

左右急絕丁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穴土。舊作內土之攻

敗矣。

斬艾與柴。舊作此長尺，乃置之窰，窰中先壘窰壁，迎穴為連，鑿井傳城，足三丈，一視外

之廣狹，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穴高從，穴難。二穴字舊俱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斬。當為

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頓鼻，必以堅杖為夫。同跌如足，兩分也。以利

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頓鼻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若藤矢之類。趣伏此井中。伏善作狀，以意改起同促。置

艾，上七分，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刀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轡。未詳下文作蓋即蓋，省文說文云蓋積也。一束

樵梁，疑梁字。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當為瑣說文無瑣，字据備城傳作瑣。縣正當寇穴。舊作內，以意改。口鐵鎖長三丈。通

守拒法云：先為桔槔，縣鐵線長三丈以上，束柴葦，魚草而燃之，隊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已上，響聽連版，伏艾，縣鎖備穴土之法。端環一端鉤鼠。舊作佩，以意改。穴高七尺

五寸，廣柱閒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傳鳥。張衡西京賦云：雕欄玉砌，李善注云：廣雅云：鳴也。鳴，古字作鳥。一柱共一員，十一兩柱

同質。頊，古字如此。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刀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窾皆為穴月屋。疑穴月字

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即車輪。為蓋。蓋，省文。塗，刀上以穴，高下廣陝為

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穴者，客爭伏門。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轉而塞之，為窾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員

艾者，令刀突入。舊作亦突，人入以意改。伏尺。一本無此二字。伏傳。舊作付，以意改。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穴，矛。舊作內，以意改。

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矛。舊几矛作字，予俱以意改。內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刀矛長

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刀身井，且通居版上。居同。而鑿，刀一偏。舊作偏，以意改。已

而移版鑿一偏，頓鼻為兩夫，而旁狸，刀植，而數鉤其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

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廣，刀外，五步一爵穴，大容，其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為

之。言視敵而為疏，促自視字之誤。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壘，竈。疑壘

鑄入壇，莖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莖，復鼓內莖，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什與鑄音近，說文云：鑄以金有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丁狸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所冒也。

試藉車之力而為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

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闖池來，闖疑當為衝，或闖字池城池。為作水甬，深四尺，堅幕。舊作幕，以意改。狸之十尺，一覆

以穴，舊作月，以意改。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丁中，而合幕之，而以藉車

投之，為疾犂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逐弋，舊俱作代，以意改。弋長七寸，弋舊作我，以意改。閒六寸，剡丁

末狗走，疑穴字可以出，狗者曰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

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數，言即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為薪，蕪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丁任。凡挈輕重所為，吏人各得丁任。城中無食，則

為大殺，殺言減。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丁中，上為發梁，梁橋也。而機巧之

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旦，疑佻達字，且達音之，鏗急。比適人遂入，舊作人，以意改。引機

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下脫簡。

〔白話〕禽滑釐問墨子道：「由聖人之言，鳳鳥不出現，（論語）上孔子會說：「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就是歎息亂世沒有聖王來用賢人，祥瑞也不再出現的意思。」諸侯都獨霸一方，背畔了周天子，四方刀兵紛起，

大國攻打小國，強國脅迫弱國，我要保守小國，怎樣守法呢？墨子問道：「你指防守那一種攻擊呢？」禽滑釐說：「當今所常用的攻城的方法，不外乎積土附城，居高臨下以攻城，用鉤梯鉤引上城，用衝城車衝城，用雲梯登城，鑿壘道，用水攻掘地陷城，洞穿城牆，用空洞之法，令兵士像螞蟻一樣緣城而上，用轆轤車，或用軒車，請問對於這十二種攻擊，怎樣防守呢？」墨子道：「我先要令城池堅固，守城的器械完備，柴米都充足，上下相親，又有四隣的諸侯援助，然後方可以守禦。並且守城的將領雖好，若國君不用他，城仍是守不住的，國君所用的守城的將領必定要有本領，守將若沒有本領，而國君用了他，城也是保守不住的。所以必須守將有本領，而又得國君信用，然後才能夠守禦。」

凡是守城的方法，城門內須設一可以升降的懸門，沉機須二丈長，八尺闊，左右二扇的尺寸都是一樣，兩扇門互相銜接，銜接處佔三寸寬，門扇上塗泥土，泥土不過二寸厚。坑塹中深一丈五尺，闊和門扇一樣，長以方度爲比。坑塹的盡處就是懸門，旁邊的空處可容一人。敵兵到時，所有的門戶都關將起來，門上鑿成洞穴，用幕遮掩住，從洞裏可以用弩箭射敵人，每扇門上鑿兩個孔，用幕遮好，有一扇門上更用一根四尺長的繩子繫住，以備將門拉緊。——以上講懸門和鑿門。

敵人若用火來燒城門，用火箭射城門時，可在門扇上造好棚，上面塗好泥土，用水麻斗和革盆裝水灌救，門扇壁柱，以及門戶的樞扭上，都釘上半尺的鐵釘，隔一寸釘一個，每個釘子二寸長，每行相隔七寸，上面厚塗泥土，以備火攻。城門上預備救火，各用一壘水，每壘可以裝三石多水，小的水壘和大的水壘都放在一齊。——以上講救火的方法。

門戶的樞扭必須鎖牢，用銅鐵皮包好，門關上必須包雙層鐵皮要堅固，用二尺長的木鎖，木鎖之外，更加一把鐵鎖，用守印封好，時刻令人去察看，又看視門上的橫木插入兩旁邊直木的深淺是否合度，守門的人不許帶刀斧椎鑿和鋸子，以防變亂。——以上論城門關鎖的方法。

城上兩步設一渠（是一種守城的器械）渠的直立的柄長一丈三尺，上面的頂長十丈，兩面橫出的木長六尺。兩步設一鐵蒺藜，每個九尺寬，十二尺闊。二步設一連槓，長斧長椎各一柄，槍二十枝，放齊在二步之內。——以上論鐵蒺藜等守城的器械安設的方法。

兩步設一木弩，木弩必須能射至五十步以外的地方，多預備些箭，若沒有竹箭，也可以用楷木、桃木、柘木或榆木製箭，更好用鐵製箭鏃，分給眾人，去射攻城的敵兵。櫓槓（一種守城的器械）也分給他們。——以上論木弩的用法。

兩步堆一堆石頭，三千斤重以上的石頭要有五百塊，以抵抗鐵蒺藜。兩步設一大火炬，九寸來粗，一丈長的，要有二十個。五步設一罌，盛好了水，裏面放一隻瓢，每隻瓢可以容一斗水。五步積狗屍五百具（狗屍也是一種守城的器械，並不是死狗）狗屍三尺長，上面蓋好了茅草，兩頭使之尖銳，用釘子釘牢。十步積一堆滾木，二圍粗以上，八尺長的，要有二十根，二十五步設一竈，每個竈設大鐵鍋一隻，須有一石的容量，燒沸湯澆敵人。——以上論滾木、擗石與擗竈之法。

三十步設一座候樓，樓高出城牆椽子四尺，三尺寬，四尺長，二面的板子上面都密塗泥土，夏天上面設一棚障，以避日光。五十步設一屏廁，四周的圍牆要有八尺高。五十步設一休息所，要有鎖鑰。五十步積一堆柴，至少要有三百石，上面塗以泥土，以避火攻。百步設一櫓槓，起於地面，高有五丈，共分三層，下端的前面八尺寬，後面一丈三尺寬，上面依此比例漸漸減小。百步立一木樓，樓的前面有九尺闊，七尺高，樓上的烟突靠緊着一邊，高出城牆椽十二尺。百步有一井，每口井有十隻甕，用木頭作繫連，引甕汲水，可盛四斗至六斗水的盆和桶，要有一百隻。百步積一堆雜杆，二圍以上粗的要有五十枚，每隔一百步，即設一大楯牌，要有四尺闊，八尺高，以備敵人由隧道進攻。百步鑿一水溝，三尺寬，四尺深的，要有上千條。二百步立一大樓，離城中二丈五尺，二丈長，高出城牆椽五尺，城牆上面必須要有三步到四步闊，方才可以令守兵行動自如，可以安放守城的器用。城牆椽子要有三尺闊，二尺

五寸高，階陛要有二尺五寸高，三尺寬，三尺長。城上下當階陛處的路有六尺闊，城上的四角都有重樓，各高五尺，四位司察官住在裏面。——以上論候樓櫓樅水溝大樓等安設的方法。

城上每隔七尺設一渠，渠長一丈五尺，埋入土中三尺，離開堦口五寸，下面的架子一丈二尺長，上面的橫木六尺半長，木櫛的裏直徑須有五寸長，橫木上釘兩個木櫛，渠下面的架子的前端和堦口正相對，而低下四寸，鑿渠和坎，上面覆以瓦片，預備做冬天休息之所，馬屎若塞起來，掃除須待命令而行，用瓦做坎也可以。城上每十步立一表，有一丈長，倒水時將表搖動。五十步設一廁所，城下也有一廁所，上廁所的人不許帶兵器。城上三十步設一藉車，五十步有一當道的階陛，二尺五寸高，十步長。城上五十步有一高樓，樓必須重疊相因，一百步有一土樓，外面的門可升降，左右並鑿深塹，樓上加幕遮擋，城上不許有空室，得令人藏匿，一齊都須除去。城下周圍的道路上，每百步積一堆柴，總在三千石以上，上面都塗好泥土，以防火攻。城上的守兵，十人中有一什長，屬於一個吏士，一個伯尉，百步築一亭，亭四周的牆高一丈四尺，厚四尺，牆上有闔門兩扇，都可以自動關閉。每個亭有一亭尉管理，這亭尉必須選重厚忠信，可以任事的人去做。——已上論設渠表藉車，置什長亭尉的方法。

兩家共一口井，竈裏的灰，糠粃麥皮，以及馬糞，都收藏好。城上守備的器械，如禦箭的盾牌藉幕，藉車行棧，木樓，斷子，引水的頡鼻，連挺長斧，長椎，長鎌和鐵鉤鉅，衝城的車子，以及懸梁批屈，城樓上五十步就有一具，堦口間有孔穴，每三尺有一頡鼻，二圍粗，四尺半長，上面裝有挈引堆的瓦石，重量在二斤以上，城上每五十步就積有沙土。竈內置有鐵鍋，和沙土放在一處。二圍大，一丈二尺長以上的木頭，把他們連在一齊，就叫做櫓樅。五十步有三十木橋，長三丈，最短二丈，更令兵士急築壁壘，上面蓋好了瓦，用瓦木的水壘，可容十升上的壘，每五十步有十隻，用來盛水，且供別的用處，可容五十二升的，每十步有兩隻。城上的四隅都立有高樓，令貴家的子弟登在裏面，守望敵人，視察他們的動態，看他們前進後退，左右移動之處，有誤者斬。敵人若掘地穴進攻，我們可急派善掘地洞的兵去迎敵，帶着弩箭，預備射敵兵。居民家內若有杵頭木材，瓦片和石塊，都運上城去，做防守的器械，不從令者斬。

各人都有一根築土的杵頭，以備築城之用。每隔七尺的地方，就有一把鋸子，一柄曲斧，五步就有一隻盛土的筐子，五把杵頭內有一柄鏟子，一把長斧頭，柄長八尺，十步有一長柄的刈草刀，柄長八尺，十步有一把劈刀，三步有一把長椎，柄長六尺，頭長一尺，兩端是尖的。——以上論頭，瓦石水壘杵頭等的用法。

凡防守圍城之法，要使城牆高厚，壕溝深闊，城樓和防守的器械都堅固完備，柴米足以支持三月以上，人衆都經過訓練甄別，吏民上下和協，大臣必須會替主上立過大功勞，對於主上肯盡忠心，人民都樂於替主上服役，或者因爲父母的墳墓在本國內，或者因爲國內山川澤的富饒，或者因爲地勢險要，難攻易守，或者因爲人民深恨敵人，同時對於主上有大功，或者因爲賞罰嚴明可信，人民都畏服。——以上論守城所必具的條件。

城下里中的居民各自保護自己的家的前後四周，也和在一城上一樣，城小人多，就應當遣四鄉老弱的人民到國中及其他的大城內，各自保守，敵兵來時，知道他們一定要進攻附城的居室的，自己可先將他們折去，但是不可以放火燒。敵兵在城下時，吏卒須時常調動，但是各處的僕役，可不能調動，僕役們不得上城，敵兵在城下時，須收集盆和罐子，聚在城下，每百步一堆，每堆五百個，城門內不得有房屋，但造一周宮（四周但有迴廊，沒有房子的建築物），令一吏人看守，四尺一個堞口，城下的周道須掃除清淨，離城池百步之地，所有的牆壁樹木，不論大小，一齊除去。敵兵所走的小路近路，和城下的周道，立一扈樓，牆外的水中安好竹箭，堂下造一大樓，高與城頭相等，在堂下道中接客，要見客時，須召三老和重要的吏人會議……

守城之法，每五十步內有男子十人，女子二十人，老幼十人，總計五十步內，即有四十人，城下守樓的兵大約每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例類推，方足以守禦。敵兵若要緣着四面登城，守兵若先知道了，就有利於守軍，不利於敵軍。敵軍若用隧道進攻，以十萬兵計，大約用四條隧道，上等的隧道廣五百步，中等的隧道三百步，下等的隧道五十步，凡是不到一百五十步的，都有利於守軍，不利於敵軍。應付廣五百步的隧道的攻擊，須用男子一千人，女子二千人，老幼一千人，共總四千人，守城的方法大略如此。

令老幼無事的都在城上助守，不去抵當隧道的攻襲。守城的將領不可隨意外出，出時須令吏民周知，統率十人到百人以上的將領出時若不操旗章，或是隨從的人不是他所屬的吏，雖操旗章，但不是他所當建的形式，統率千人以上的大將看見了，就可以止住他們，不許他們走，把他們一齊殺了，然後再報告給上級的軍官，這是守城最要緊的事，對於姦人畔變之發生，是不可以不细心的。

（自「候望適人」起，至「穴土之攻敗矣」止，凡三百四十五字，又自「斬艾與柴長尺」起，至「男女相半」止，凡三百九十四字，都應當在備穴篇內，錯誤此篇裏，與此篇實無關，今依王念孫孫詒讓校改正。）

城上造好爵穴（城堞間的小空隙）下面三尺寬，外面闊裏面狹，五步一個爵穴，其大可容一火炬，高的六尺，低的三尺，疏密的度數視敵人的多少而定，穿城外爲坑塹，離坑七尺，造一橋梁，城若狹隘不可作坑塹，就不要作坑塹，城上三十步作一壘竈，每人執一火炬，長五尺，敵兵來到城下時，聞聽鼓音，即將火炬燃着，聽見第二道鼓聲時，就將火炬放入爵穴內，照外面所有的藉車都用鐵皮包護，藉車的柱子長一丈七尺，埋入土中四尺，下面的架子由三丈至三丈五尺長，馬頰二尺八寸，試藉車的力量而製門柵，架子四分之一在上面，藉車的座子長三丈，四分之一在上面，橫出來的馬頰在面的三分內，馬頰須長二尺八寸，架子長二十四尺以下的都不可用，用大車輪治門柵，藉車的柱子長一丈二尺半，所有的藉車都用鐵皮包護，後面的車子輔佐前面的車子，敵兵若來猛撲城池，可作漏水的器具，四尺深，遮掩周密，埋入土中，每隔十尺，即蓋以瓦片，製好後待號令施用，用二尺的粗木頭，將當中鑿空，裏面放些炭火，外面再用東西包好，然後以藉車投擲之，造鐵蒺藜，長二尺五寸，大在二圍以上，木頭的概長七寸，兩端削尖，狗走（也是一種守城的器械，與狗屍相似）闊七寸，長一尺八寸，狗走下面的爪長四寸，像犬牙之互相交錯。

守城的方法，必須先數城中的木料，十人所舉得起的給做一記號記下來，五人所舉得起的也做一記號記下來，到了要採樵時，壯者與弱者都各視自己力量去採樵，沒有過勞與偷懶之弊，城中若糧食告乏，就令大家減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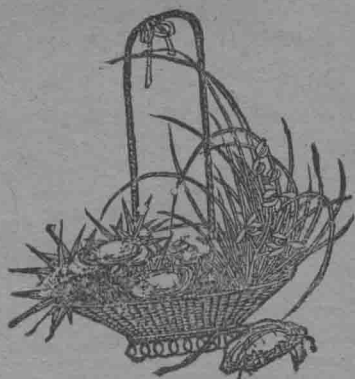
各自節省。離開城門五步，掘一大坑，高處離地三丈，低處直至地下，有泉水的地方，上面鋪蓋着棚，駕着橋梁，設好了機關，上面用柴和土掩好，像條路一樣，旁邊有溝壘，不可通行，然後出去向敵人挑戰，敵人進兵追逐，誤觸橋梁上的機關下墮，就可以成擒，敵人心中心恐懼疑惑不定，自然要逃散了。

墨

子

卷下

備城門



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月臘篇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

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月當篇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辯士也。親士修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所如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弁山先生于此書，悉能据引傳注類

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墨

子

後欵



四

入命子